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社 會 主 義 史

(一)

列 德 萊 著
沈 嗣 莊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社會主義史

(一)

列德萊著
沈嗣莊譯

漢譯世界名著

原著者自序

在史綱及哲學故事一類的書風行一世的時代，要儘一本書的篇幅，把社會主義的鳥瞰，從頭至尾序述着，也是一件應有的事。

就社會主義思潮看來，這種工作，或當有特殊的貢獻；一因社會主義各派的目的和理想太龐雜了，二因在世界日常生活中社會主義所佔領的地位太重要了。

至於社會主義各派的龐雜，是誰都承認的。倘使我們執普通人們而請他們解釋什麼是社會主義，那麼，大概他們是要瞠目結舌地回答說：我們對於這問題，還是不說的好，因為社會主義至少有五十七種之多。他們亦許一知半解地聽見過歐文和聖西門的烏託邦社會主義，西摩勒耳和俾士麥的國家社會主義，金斯黎和摩里士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爾的科學社會主義，蕭伯納和衛布派的費邊社會主義，本斯泰因的修正主義，柯爾和霍伯孫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以及列

寧和托洛斯基的波爾雪維克；他們亦許讀過麥克唐納爾，衛爾斯，考茨基，莫理斯，法朗西和社會主義其他各派的代表者的著作，但對於那幾派是假的那幾派是已成了明日黃花？那幾派是正在方興未艾地奮鬪着？各派不同的地方是甚麼？倘使牠們有共同的地方，那麼共同的地方又是甚麼？他們是不很懂得的；甚至一些兒不懂的也有。

這種龐雜的原因，自然是因爲一般社會主義之作者祇能就他們自己的哲學立言，卻從沒有努力於用客觀的方法，把自己的立場和其他社會主義的思想生活的各方面聯貫起來。

倘使社會主義的運動是無關緊要的，那麼，這種龐雜便也成爲無關緊要。然而社會主義，無論在那種方式，卻都是世界政治和經濟生活中最有力量的東西；所以那劃清眉目的工作，就成爲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歐戰以後，那些中庸之道的社會主義者，都是時時出現於歐洲各大邦政治舞臺上，位居總統的也有，身任總理要職的也有；例如德國的亞伯特，奧國的阿德勒，英國的麥克唐納爾，丹麥的斯坦寧，瑞典的布蘭丁。左派的社會主義者，或者說得準確些，就是共產黨員，居然把全地球六分之一的蘇俄的重要位置佔領去了。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都也形成了國會中偉大的勢力。此

外社會主義的哲學，對於藝術，文學，戲劇，歷史，經濟，哲學，以及教育也都具有深厚的勢力。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對於社會主義各派之了解，不僅在學術上算爲重要，就是對於一般有意應世而情願好好地幹去的人，也是一件當務之急。這種知識，在了解現世界一事上固然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卻是在了解在我們眼前演進着的世界。在世界一切大工業國家中，只有在合衆國的社會主義哲學，還沒有形成一種重要的民衆運動。雖然如此，但在合衆國，這種社會主義哲學，對於那還沒有充分實現的社會思潮，也已具有了牠的勢力；而且不久怕要成爲一種強有力而獨立的政治勢力呢！

本書並不是社會組織生活的歷史，卻是社會思想生活的歷史，所以著者所致力的，便是以下幾項事件：

(1) 社會主義中各種重要派別的學說。

(2) 各派的異點，和互相影響之處。

(3) 社會主義運動中各種趨勢代謝之社會原因。

(4) 決定各派色彩和方針的較爲重要的人格。

(5) 略述各地社會主義黨展進中之重要事件。

(6) 分析一切有聯帶關係的社會改造運動。他們雖不是社會主義之一部，但牠們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行卻是有貢獻的。

著者在整稿時，老是想滿足一種需求，就是把本書作爲大學及討論班的教本，同時對於那些要知道時代社會思潮的普通讀者，也可以應他們的需要。實在說來，本書乃是補充一九二〇年著者所寫的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之不足的。

本書一部份原是供工業民主聯盟會研究用的。著者是該聯盟會執行董事之一。牠的目的是在促進『生產是爲需用不是爲利潤的新的社會制度』的教育。著者在整稿時，曾領受過聯盟會董事部不絕的鼓勵，尤其是副執行董事托馬斯。著者對於這種鼓勵，願在這裏表示他熱烈的感謝。他也很感激聖福耳德女士；因爲她曾不厭煩地閱讀並修正本書的原稿和校樣。對於威森柏喜夫人和聯盟會職員們整理本書的厚惠的協助，他也表示同樣的感激。最要緊的是本叢書的編輯賈

薩斯大學厄爾德立基教授的許多含有建設性的意見；他的協助，提高了本書的價值。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列德萊序於紐約城第五街第七十號。

目次

第一部 烏託邦社會主義和牠的先進者……………一

第一章 社會先知……………一

第二章 柏拉圖的理想國……………一一

第三章 從柏拉圖至謨耳……………二二

第四章 謨耳的烏託邦……………三三

第五章 培根的新愛特蘭替斯……………四五

第六章 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烏託邦……………五一

第七章 十七世紀……………五七

第八章 法蘭西烏託邦社會主義者……………六五

第九章 歐文以前的社會主義者……………一一一

第十章 歐文……………一三五

第十一章 亞美利加烏託邦社會主義……………一五七

第十二章 烏託邦社會主義之結論與近代烏託邦作家……………一七五

第二部 馬克思社會主義……………一九一

第十三章 馬克思社會主義之開始……………一九一

第十四章 共產黨宣言與一八四八年革命……………二〇七

第十五章 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以後的生活……………二三一

第十六章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的基礎……………二五五

第二部 其他社會主義派——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二七一

第十七章	費邊主義者之前驅	二七一
第十八章	費邊社會主義	二八九
第十九章	德國社會民主黨與拉薩爾	三五七
第二十章	本斯泰因與修正主義	三八一
第二十一章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修正主義者的答覆	四一五
第二十二章	工團主義	四五三
第二十三章	基爾特社會主義	五一九
第四部	歐戰後社會主義的發展	五八一
第二十四章	俄羅斯對於波爾雪維克革命的傾向	五八一
第二十五章	共產主義的原則與策略——一九一九年第三國際的共產黨宣言	六一七
第二十六章	蘇維埃底下的俄國	六五一

第二十七章 社會主義者對於共產主義的批評……………六九一

第二十八章 其他近代的發展……………七二七

第二十九章 歐戰後社會主義的思想……………七六五

第五部 其他有關係的運動……………八〇九

第三十章 消費者的合作運動……………八〇九

第三十一章 其他社會主義……………八五三

第三十二章 總結……………八八九

社會主義史

第一部 烏託邦社會主義和牠的先進者

第一章 社會先知

【引言】 數千年來世界各國一般握有政治權和實業權的人總是用這種權來壓迫弱者的。數千年來在各種工業社會之下，無論這工業社會發達到什麼程度，那些肩荷着世界重擔的大多數人却總是在貧苦無告中討生活，使少數人窮奢極欲地生存的。少數人宣了戰，大多數人便去打仗，便去送死。少數人制定了法律，告訴大多數人：在什麼條件之下應當勞動？由勞動而得的酬報是

什麼？應當怎樣思想？應當相信的是什麼？大多數人除了偶然反抗之外，直到最近，還是緘默無言地忍受着服從着。

數千年來，一般先知和幻想家，無論從平民中間，或是從社會特殊階級出身的，對於這種殘酷，壓迫，反正義，是沒有不疾首痛心的。他們從大多數人不正當的饑寒疼痛的奴隸生活，和少數人們腐化的，放蕩的，傲慢的生活中，得到了他們的結論。他們的心，向受苦痛者表同情，向壓迫者憤怒。他們把現世界痛苦的實況，和可以實現正義友愛的將來比較着。在先知中間，有幾個是會站在社會統治者的面前，要他們懺悔，要他們放棄權利。其他先知，單是向民衆請願，要他們趕快地去制御一切可悲的組織，趕快地把這組織改成一个更高尚的社會秩序。

【道德宗教的烏託邦主義者阿摩司】對於那些一方面痛斥當代的實況而一方面又描寫將來的境界的先知們，我們統統可以稱爲烏託邦的先進者。在舊約聖經中，一切最早的烏託邦先進者中間的一個便是阿摩司。他是提哥亞的牧人，是一個摘無花果的人，生於公元前第八世紀。那時，以色列因爲剛才把大馬色鎮服，所以境內比較地還算安泰，正所謂物阜民康的時候。但是腐敗

却於此時鑽入社會生活中去了。特殊階級所企圖的，是他們自己的享樂。他們從窮人的困苦中，把一切的東西劫奪來。照阿摩司看來，這種腐敗，放蕩，和壓迫，勢必致國家於危亡。在偏僻的山坡上看羊時，他不絕地在想着這一切的慘劇。後來他的冥想感動了他；他便用警告去干涉伯特利的秋祭。阿摩司最大的貢獻，便是痛詆那些『躺臥在象牙床上……喫羣衆的羊羔……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的人。他們舞弊營私，『用壞了的麥子賣給人』，『賣出用小升斗，收銀用大戥子，用詭詐的天秤欺哄人』，『使困苦人衰敗』，『用銀子買貧寒人，用一雙鞋換窮乏人』。照聖經說來，任何國家，倘使容許這種行爲，那麼，這國家是一定要滅亡的，惟有那善的遺留者，才得幸免。其時他們要建立一個國家，『必重修荒廢的城邑居住，栽種葡萄園，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園，喫其中的果子。』

【何西阿】過了二十多年，差不多在以色列傾滅的時候，何西阿起來了。他歷舉當時的罪狀，尤其是那些宗教的寡頭政治的罪狀。他說：有一天耶和華必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定以色列爲妻。

【以賽亞】此後是以賽亞。他是一個貴族，一個在朝者，他具有偉大的人格和能力，他當以色列的謀士，有五十年之久。他所見到的異象，以性質而論，要比一切先進者之異象更生動些。他和阿摩司何西阿一樣地痛斥着當時的一切情形，把這一切情形，都歸咎於統治者。他說：『喫盡葡萄園果子的，就是你們，向貧窮人所奪的，都在你們家中，你們爲何壓制我的百姓，搓磨貧窮人的臉呢？……禍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連地，以致不留餘地的，只顧自己獨居境內。』

他曾批評當時做禮拜的一切人的虛僞。他說：『禮拜既不在乎焚香燭，也不在乎金銀和公綿羊的燔祭，却是在乎工作。』他雖和阿摩司一樣地以爲這種國家是不能不傾滅的；但另一方面，他却又和何西阿同調，就是少數的遺留者，爲着他們的信心，是可以幸免的，並可以在地上建立一個上帝的國的。他說：『以公平爲準繩，以公義爲綫鉞，』這國遍地都是和平，一切國家『要將刀打成犁頭，把鎗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在這國家裏所有的是快樂。一切的人『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他們必得着歡喜快樂；憂愁，嘆息，盡都逃避。』『那時瞎子的眼必都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啞吧的舌

頭，必能歌唱；」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聽的人耳必得聽聞，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識，結吧人的舌必說話痛快。」

罪惡和虛偽是不會再有的了。他說：「公義的果效，必是平安，公義的效驗，必是平穩。」自然界要和人連在一起，共同地把這國家，建造成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曠野和荒廢之地，要有果實結着，「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花；」「發光的沙要變為水池，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

末了，那做君王的，是一個公義的統治者，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上帝的靈；」他能濟弱扶傾，驅除強暴。

【其他舊約時代的先知】在舊約中，所謂社會先知裏面，我們也許提到耶利米，以西結和第二以賽亞這三個人。耶利米生在公元前六五〇年。當時以色列正在困苦萬狀中過日子。他也預言過一個充滿着人生美滿的應許之地。他說：「我必從你頸項上斬斷讎敵的軛；」「把悲哀變為歡喜；」「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歡樂；」公義的王，要用正誼統治一切。

以西結是被擄時代耶利米之後的一個先知。他希望着一種烏託邦的國家，在這國家裏，一般

的人，無論其爲本地人，或是異族人，都得均分土地；並有理想的君王在那裏施行正誼，消弭一切的暴行。不過他主要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描寫一種很煩屑的宗教制度上。這是他希望他的理想國家所採納的。這種對於宗教儀式煩屑的敘述，使我們不能不回到十九世紀的幾個烏託邦者所提出建設社會的方略。

末了是第二以賽亞，他是一個比較地不很知名的先知。他幻想到一個籠罩着和平和安寧的完美的社會。他說：『在谷中開泉源，』『使沙漠變爲水池，』『他們必不徒然勞碌，』並且要永久地生活着。

綜起來說，先知們所意會到的一個國家，乃是一種政治組織；這種政治組織，是專給以色列選民居住，爲理想的大衛家的王所統治的；且有耶和華的靈普照一切。在一切現世界的讎敵，都被鎮服以後，世界就要爲一般選民所統治了。不過第二以賽亞所說的救法，却是指着一切民族說的，是任何個人所可以享受的。

【啓示式的著作者】 從公元前二百年至公元一千三百年，尤其是起首四百年，有一批叫做

什麼啓示式的著作者。他們所信仰的是虛幻的烏託邦；這烏託邦有的是現世界的國家，有的是超自然的民主國。這民主國是自從上帝干涉了現世界的事之後，不可思議地建設起來的。在這許多幻想中，那最出色的，要算是新耶路撒冷了。據說一切爲善者的靈都住在一個城裏。這城全是寶石造的基礎，碧玉築的牆，珍珠編的門，黃金鋪的街道。倘使要在這許多著作者中間，去找出幾個像阿摩司或與阿摩司同年的先知那樣能夠抓住當時代的生活和奮鬥的人，恐怕很少，或者連一個也沒有哩！

【耶穌】從耶穌所說的話裏，我們得到了道德宗教的烏託邦主義最高的一點。他所說的，從頭至尾，都在預言着上帝國的降臨。照他看來，這種國家，乃是從社會和精神的逐步演進中產生出來的。這國家，一方面是現世界，一方面是天國，是建立在愛的上面的；並無所謂瑪門，虛僞，自私，壓迫一切居住着的人，都充滿了服務，犧牲，寬恕，謙卑，和天下爲公的精神。

【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在其他一切主張道德宗教的神權政治者中間，我們還有奧古斯丁（三五〇年至四三〇年）和薩服那洛拉（一四五二年至一四九八年）這是值得我們提出

的。在奧氏寫他的上帝之城時，剛巧有一批沒有教化的蠻民，越過了阿爾普山，把羅馬劫奪去了。這是宗教和政治的大混亂的時候。奧氏在他的上帝之城裏，描寫着一個在地上而同時又在天上的未來之城。這城裏的一切人，不但和造物者安居着，而且對於相當範圍內的一切人也十分相得；因為他們已把自己完全放棄，把一切希望都歸結到上帝身上。所以奧氏所信仰的，還不過是一種烏託邦主義罷了。奧氏所理想的，是一種極完美的教會的組織。他的烏託邦，雖也包含着一些創作的成分，但他所見到的，却還逃不出中世紀的政治理論和政治習慣的影響。

【薩服那洛拉】 在奧氏死後，約一千多年光景，還有薩服那洛拉。他是佛羅棱薩地方的一個

著名的傳道士。他對於自己本城，老是想他們採納一種神權式的政府，這是他對於完美國家的理想。其時美地奇家族腐敗的王室已被驅逐出去，一般人都籌思着怎樣建造一個共和的國家。不過爲着他們沒有計劃，方針和領袖，不免反爲一般圖謀恢復原有威權的反動者張膽。其結果爲混亂和腐化。在這種情勢之下，他們必要另有一個具有建設政府計劃的偉大人物起來，方能挽狂瀾於既倒。薩氏就以精神領袖的地位，輸入了一種威尼斯式的憲法，並向他自己本城的人，輸入了一

種神權政治的觀念，就是一切罪惡必須根本剷除，一切人都在上帝命令統治之下。他向擁擠在奧摩寺前的聽衆，提出他的意見，並獲得很熱烈的反應。自從他們採納了他所提出的憲法之後，全城的面貌，爲之劇變，婦女們把珍珠首飾竟然丟去了，做買賣的收回了他們以前用汗血換來的一切東西，禮拜堂變成了最通行的社會機關，慈善事業，在在皆是，滿城所見到的，都是清潔，節制，正誼。薩氏所到的地方都有人在謳歌頌揚，稱他爲社會最大的慈善家。

但是到後來，羅馬教王和一般反動的政客以及民衆因爲受不了這個偉大宗教領袖的壓迫，就把這政府推翻了。後來，薩氏被一般人捉去，扔在火裏燒死。同時，他根據公義的嚴肅的統治權的幻想，也就曇花一現地消滅下去。自從這意大利的傳道士和改造家死了以後，一切偉大的道德宗教的烏託邦者，便再也沒有了。不過他們所說的話的影響，卻還是存在着的。

【結論】 這樣，我們便知道，差不多有幾世紀之久，一般社會先知和宗教的幻想者，總想把一種更美滿，更友愛，更平等的現世界住所的幻想，介紹給我們。這種住所，乃是爲善者所承受的，是他們對於上帝忠實的酬報。大概這種道德宗教的烏託邦，——倘使牠們可以這樣稱謂，——在觀念

方面，還談不到民主主義，因為要這些先知們去幻想到一個沒有君王的現世界的國家，那是一件難乎其難的事。雖然如此，但他們所描寫的君王，卻不是一個壓迫者；他和民衆是很親密的，是民衆的指導者，是上帝的代表。在這種幻想中間，因為他們不很注意到實際的社會組織，或經濟組織，所以他們便不能與普通所謂社會的烏託邦相提並論了。

第二章 柏拉圖的理想國

【柏拉圖時代的希臘】照性質說來，那和先知所有的道德宗教烏託邦迥異的，要算是政治烏託邦，就是希臘的『廣額』哲學家所計劃出來的理想國。在柏拉圖（公元前四二七年至三七七年）的時候，希臘正在經過一個生死關頭。其時，那希臘歷史中最光明的時代，就是伯里克里斯時代（四五九年至四三一年）業已過去。在公元前四〇四年，柏氏還只有二十多歲的時候，斯巴達人經過長久的掙扎，戰勝了雅典人，把雅典很長的城垣都踏平了。跟着就有三十個左右的暴君蟬聯地先後統治全境，他們的統治雖為時不久，卻是很嚴厲的，此外，如民主憲法的重建，和公元前三九九年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的慘死也是那時代中的事，這些都是柏氏的歷史背景。

柏氏自從目擊當時的腐敗，縱慾，以及專制政體嚴重的險象之後，對於一切現有的政治組織，和一切把個人看為比社會更重要的哲學，便都取了一種不信任的態度。他的結論是倘使『一個

國家的法律和組織所包含着的是有德之人，和社會國家的根本的聯合，這才是我們所最希望的國家。」

他雖想把他的結論銘刻在社會思想的上面，但因為直接批評當時的現狀，是一種危險的事情，所以他在各種方法中間，採用了一個安居樂業的理想國的神話。

【尋求正義】理想國的第一部是柏氏所敬佩的老師蘇格拉底和一個同伴的談話。他們所討論的是正義的要素。蘇氏說：「倘使我們要尋找正義的性質，那麼，最好的方法，便是研究在理想國裏面，造成正義的原素是什麼。」因為他的同伴贊成了他的話，他就動身到新的理想國去了。

【無所謂貧亦無所謂富】柏氏的烏託邦，在蘇氏的對話中披露着。在那裏，我們所見到的是，一個幾百個人所居住着的國家。在這國家裏的人雖具有一切生活中所需要的東西，但卻沒有富裕的人，因為財富所產生的是奢侈，懶惰和變亂；貧窮是常要把我們引到下賤和醜劣的工作，以及變亂的途上去的。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可以重視財富，而同時又能實行節制的。還有，倘使人民的希望是尋求奢侈，是要沉浸在財富的貪得中，那麼，他們要求土地，以容留新的工作者的願望也

必更爲熱切。又因爲我們要犧牲別人去開拓自己的領域，所以戰爭就無可避免了。

柏氏在描寫他烏託邦人民的簡單生活時，曾說：『我想他們定會產生穀子，葡萄酒，衣服，和鞋子，並且建造屋宇……他們多半是賴小麥和大麥爲生，他們烘烤麩餅，揉製麩包，把精美的餅和麩包放在草蓆上和清潔的樹葉上。他們偃臥在水松或番石榴樹枝編成的粗笨的床上。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孩子嬉戲着，喝他們的醇酒，把花冠戴上，唱着讚美神的歌曲，享受着彼此往來酬應之樂。雖然如此，但他們卻不超過他們的財產而生男育女，因爲他們所害怕的是貧窮或是戰事。』

【衛士】 在這國家裏，我們有三種不同的人：第一是工匠，他們的責任是建造屋宇，製造衣服，產生食品；第二是戰士，他們的責任是保守城池，抵禦外侮；第三是衛士，他們的責任是管理。一切人在造成國家享樂一事上都很重要。衛士的人數雖很少，但他們卻是最重要的一部份；所以國家對於這一部份的人選和訓練是十二分慎重的。

【教育】 理想國衛士們的教育所包含的是音樂和體育的徹底的研究。他們對於音樂教育很爲重視；『因爲韻律及和諧是能進入人們靈魂的最深處，把靈魂緊緊地抓住；並能在奏樂的時

候，發出一種抑揚之情態，使受過這種陶冶的人變爲嫺雅。『要有這樣的人纔能具有『銳利的眼睛。去看到藝術和自然所產生的一切東西的癥結，和美的對象，把這對象很興奮地吸收到他的靈魂中去，在這美的對象上生活着。這樣，他才能成爲一個高尚的善人；就是在幼年時代，他也可以很準確地審察，和厭惡一切令人討厭的東西。』

不過他們所教授的音樂須受審查。嬌弱和宴樂的歌曲都須避免。換句話說，他們是致力於美，和諧，和平均的感覺的發達的。

在最初幾年間，一切可造就的衛士們都須學習寓言；但不能有貶抑神的寓言，把神看爲戰爭的，爽約的，或是加禍於人的。反過來說：一切故事都應具有真理，勇敢，和克己的精神的。

體育的目的並不在增加體力，卻在激發人性中原有的精神。一切教育都應以發達人們外觀和內心的道德之美爲目的。

在賦有自由的人類的教育中，不應含有一些的奴隸性，在知識方面，沒有一種從強迫而得的教育，能在人的記憶力中根深蒂固地樹植着的。學生們在受教育時，應當和遊戲時情形相似，不可

稍加束縛，因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時間中，找出他們行爲中自然趨勢之所在。

以後，他們還該研究數學，以養成抽象思想之習慣；尤其是對於善意的思維。那些具有勇敢而缺乏科學能力的人在二十歲時，就可列爲勇士。其他的人還可繼續研究，直到三十歲爲止。在這期間，他們應特別努力於各種科學之關係。到了三十歲，那些比較的不很可造就的人就可得到實用政治的地位。其他可造就的人可以再費五年的工夫去研究理解和堅忍，以及一切科學應用的方法。這樣，從三十五歲至五十歲，他們就可以在理想國的政府中活動了。

【治者】 這樣過了五十年，那些衛士中之最聰明，最有能力的人，因爲他們一生，已做了他們所認爲有利於國家的一切事，就可以被選爲治者，輪流管理，並佔領國中的要職，而以他們其餘的時間去研究哲學，這些治者，除了他們其他的資格之外，更須具有一種持久的記憶力。他們在學習方面應以敏捷爲主，應具有高尚的思想，和嫺雅的態度，而爲正義，真理，毅勇，和節制的擁護者。

一切私產，無論在田宅裏的，或是在別的東西上的，對於衛士是沒有分的，因爲他們已從其他人民那裏取得了一種給養，作爲他們服務的報酬了。這是很重要的，不然，他們只要把「我的」這

種意見應用到自己個人對於一件物品的關係上，而不應用到衆人對於一件物品的關係上去了；並且又要不顧別人，把一切以爲可以有的都拖進家裏來，而把城池割據了。

他們應在一起用膳，應像在行營中一般的住在一起。至於金銀，我們應當告訴他們說：『他們既已永久地佔有了上帝安放在他們靈魂中的那種神聖和值錢的珍寶，那麼，他們就用不着世界上的粗金了。其實，把現世界的黃金，和精神上的財富，羈雜在一起，是一種污瀆神聖的事，因爲現世界的錢財，是造成許多不虔敬的事的原因，唯有他們所領有的精神上的財富是神聖的。爲了要把他們和其他一切的人加以甄別，所以他們不許任何人用手攜取和玩弄黃金或白銀。此外，如把金銀帶進房屋，或裝飾在衣服上，或從值錢的金器中飲酒，那是不許的。』

『倘使他們遵守了這些法規，那麼，他們不但可以使自己獲得安全，且也可以作他們的城池的拯救者。假若他們領有了土地和房屋，或是自己的錢財，那麼，他們便是官家或耕種的人，而不是衛士；不是同胞們患難相共的朋友，而成爲與他們利害衝突的主人。他們便要把生命耗費在彼此的讎恨和陰謀的事上去，因爲自己家裏的讎敵的驚慄比外來的更是綿綿不絕，更是緊張。到那時

候，他們自己和他們城裏的人就都要在滅亡的懸崖絕壁上奔走了。」

【一切人的快樂】有人說，在這種情形之下，衛士是享不到快樂的，但是柏拉圖卻借用了蘇格拉底的話來回答他們道：『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叫任何一階級特別的快樂，卻是要叫全國達到快樂的最高限度。』並且他們知道，他們的成功就是安邦定國，所以他們是很滿意的。這樣，他們便可以在活着的時候，從國家『得到冠冕，和一切權利，就是給養和一切生活所需求的，不管是自己的需求或是孩子們的需求，都由國家供給；』在死了以後，又可進入『很體面的墳墓中去』。

【家庭關係中所包含的共產主義】柏氏在財產共有之外，還提出了一條駭人聽聞的意見，就是衛士的妻子是可以公有的。柏拉圖又假託蘇格拉底的口氣說：『誰也不能有他自己的妻子，孩子也該歸為共有；做父母的不用知道他們的孩子，做孩子的也不用知道他的父母。』

柏氏所以有這條特別的意見，是因為要使衛士的目的統一而同心同德。他相信，倘使他們對於一個得失，能甘苦相共，那麼，他們便可以更加親密地結合了。倘使一個城裏的大多數的人民，對於一件東西，異口同聲地說：『我的』和『不是我的』，那麼，這城就易治了。這樣，他們對於一切所

遇見的人，便都可以說是兄弟姊妹父母子女了。

還有，這種共有制度，照他從蘇格拉底那裏所得來的觀察，可以使國家把優生學發達起來；可以「使兩性間最優美的時常連合在一起，使惡劣的減少機會，」可以免除低等的孩子，防止不規則的結合。就是他對於這種結合的道理什麼是可以有的？什麼是應加約束的？都說得非常詳盡。

【婦女之地位】 在他的理想國裏，婦女所佔領的地位，比柏氏時候的婦女要高尙的多。柏氏以爲婦女雖要比男子柔弱，但我們對於男女才能之不同，與其說是種類的不同，不若說是程度的差別的好。他說：「至於衛士，那麼，男女性質之不同，不過是強弱程度之互異罷了。」最好，國家不但能有最優美的男性，也能有最優美的女性。因此男性和女性都應具同樣的教育，對此國家一切的職務，無論其爲軍事或政治，都應共同擔負。不過我們對於婦女，應給以比較地輕快的事，使婦女從家政中解放出來，叫社會去撫養她們的孩子。

【什麼是正義】 在這三種不同的人的制度之下，各階級就可以按照他們所最合適的事做去。在一個階級中間的人，可以依着他們才能的高下，擢升或貶謫到別個階級裏去。不過在別的階

級中間沒有適當地位的時候，我們是不能移動的；因為這移動，在國家，是極大的損失，是不公平。他說：『在另一方面……在國家中間，倘使工人階級，軍人階級，和衛士階級，都能各盡其天職，那麼，這就是正義，我們就對得起國家了。』

【理想國的成就】 有人問：理想國怎樣可以成功？柏氏說：理想國是漸進的，『除非一切哲學家，在國家中間，都得到了政權；除非那些現在的所謂君王和有權力的人，都得到了充分的真的哲學；除非政治權和哲學聯合在一個人身上……那是沒法拯救的。』他說：他的理想國，『至少照我們想來，是因為在地上還沒有過的緣故，所以一定是在我們的理智之中。不過在天上也許有牠的模型。』

【理想國的社會意義】 所以柏氏所描寫的，是一種貴族的共產主義，是深明哲理的共產主義者之專政；在這城的政府中，工匠是沒有地位的，因為他們不會成為哲學家，不能引導國家達到最高的目的。柏氏沒有把工匠包括在他的共產組織裏。他們所受的教育，乃是藝徒教育，他們所處的地位，和在別的貴族制度的國家中，沒有什麼分別。那些負擔着國家幸福的戰士階級和衛士階

級，比以前各國，或以後各國的戰士和衛士確要克己的多；而且他們的選擇方法，也確是更合乎科學些。

柏氏所宣言的理想中，可以使後世思想家得到感動的地方，就是他對於平衡教育的希望。這種教育，承認人類中間有智慧較高的人。對於他們德智體的自由，以及和諧的發展，應予以相當的認可。還有，他注重男女平等機會；並提倡有特殊智力和公共精神的人，才可以居國家的高位。他又反對經濟中的不平等。這些都是使後世思想家得到感動的地方。現在全世界才漸漸注意到柏氏所提出的優生學，及社會之功能組織二問題上去了。

在另一方面，他對於夫婦的關係，和撫養孩子的事上所具有的虛幻的共產意義；正可以證明在這樣偉大的哲學家中間，也是有令人咋舌的簡單之處。還有，他相信少數人的統治，即使沒有多數人的干與，也可以達到善的地位，並且主張，在這許多人生關係中間，國家可以用強權來統治；這又證明他的簡單了。

柏氏理想國所證明的真理就是：烏託邦乃是社會幻想者從他們所有的社會經濟制度的經

緯中建設出來的。所以柏氏對於未來理想國的寫真，便不免爲他的環境所限制。他總不能看到一個有鐵路，電話，汽車，飛機，高凌雲霄的建築物，鋼鐵廠，百貨商店的烏託邦。他思想中所描寫的，在現在是永不會實現的。雖然如此，但他關於正義和社會組織的幾條偉大的原則，就是對於現代的社會組織也還是可以應用而得到革新的效能的。

第二章 從柏拉圖至謨耳

【羅馬的著作者】從柏拉圖的理想國，一直到第二個含有政治性質的烏託邦作品，就是謨耳的烏託邦，其間有一千九百年之久。雖然如此，但是在這一千多年中間，我們卻也有過幾個宗教的烏託邦者；比如奧古斯丁，他描寫着一個未來的在地上的或是在天上的宗教秩序。此外，還有許多社會哲學者；他們雖然一方面厭棄現有一切悽愴的組織，但另一方面，卻希望着（至少他們這樣的幻想）初民社會自然國家中共產主義的恢復。

在公元最初幾百年中間，有許多羅馬哲學家，詩家，和先知，對於當時代的階級鬭爭，和一切腐化行爲，曾不絕的浩歎過；並且叫我們知道初民社會的美德是什麼？在這初民社會中，一切貨物是公有的，什麼貪婪，什麼奢侈，什麼貧苦，都是沒有的。比如詩家味吉爾的一首詩，把他過去說的多麼的好，他用這詩來標榜薩騰的政治，說這政治是自然國家的代表；他說：『沒有籬笆隔着的田畝，沒

有標記，和分界的可訴訟的土地，什麼都是共有。」

辛尼加（公元前三年至公元六五年）也有同樣的著作。他對自然國家的共產主義，很熱烈的歌頌着說：『在貪婪還沒有蠱惑社會，和貧窮還沒有介紹進來以前，社會道德是很純潔的，是從來沒有破壞過的。因為人們到了一切東西據為己有的時候，才能夠說什麼東西是他的。最初的人們和他們的子孫，都是服從自然的，所以他們能夠成為純潔，免掉腐化。不過後來，罪惡鑽了進來；做君王的就不得不表示他們的威權，執行一切的刑律。本來，自然界的寬大，不分畛域，人人都可以通用的。這種初民時代，是多麼快樂！那時候我們是沒有什麼私慾，奢侈，可以把人類分解，叫他們大家劫奪的。他們對於自然，是大家享受的；而且可以永久地把公共的財產保持着。我怎能不想他們是一切人們中的至富者呢？因為在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是貧窮的。』

此外如賀拉西，塔西佗，朱味那爾，約瑟福斯在他們的著作中，也有同樣的情緒流露着。

【斯多噶哲學的影響】這種想要回復到初民部落社會的意思，至少一部份是因為他們相

信了斯多噶哲學的緣故。照斯多噶主義說來，那統治這世界的，是上帝所規定的法律，就是平等和

善良。這種法律，遠超過人所規定的。而且這種法律，是爲一切人所具有的；因爲一切人都是上帝的靈的承受者，都是自由的，都是平等的。在原始社會裏面，上帝的自然法律，把人們統治着。但是等到腐敗進來之後，人們就按照自己的法律做去。所以國家所訂定的法律，乃是上帝的統治和自然的統治的最低的替代。倘使要補救社會的流弊，那麼，我們必須把國家所訂定的法律廢除了，回復到自然上面，回復到一個與自然和諧的生活裏去才行。

【自然法和萬民法】大多數受過教育的羅馬人，就是那些致力於哲學者，沒有一個不接納這種自然哲學的。但是羅馬法律家，卻把自然法和萬民法連接了起來，把自然法作了法制的一部。萬民法是從當時的商業關係，和國際關係中演成的。這樣，他們就把原有的自然哲學的成分減低了許多。照那些法律家看來，所謂自然法者，乃是自然所給予的法律的意思，比如自然把雌雄性結合起來，指導生產的道理，和教育子女的需要。自然法所教訓的是一切人都是生而自由的。我們從自然法又得到了一種教訓，就是空氣和水，一切社會建築和宗教建築，都是應該共有的。但是另一方面，萬民法卻使一切私有的東西，比如所有物，領土，及僕役，都得到了一種法律上的根據。這樣，他

們就把自然法的原理和斯多噶的教訓消滅殆盡了。在當時時代的文學裏面，自然法的道理，是很有力地保持着，而且也做了教會法規之一部分。

等到我們發現了亞美利加洲，及美洲土人初民社會組織之後，這種道德便更是強有力起來了。我們對於這種部落，所以時常用浪漫方法去敘述者，大部份是因為我們承認初民國家，或自然國家的觀念的緣故。這種觀念，支配了當時代的神學家。就是對於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和大不列顛社會改造者，也有影響的。

【共產主義和農民革命】

英吉利歷史中最大的轉機，或者說是自然權利的哲學和這種哲

學所包含着的共產意義的最顯著的時代，要算是一三八一年的農民革命了。在亨利二世，或者說是十三世紀之初葉，新社會的勢力，在英吉利是已經感覺得了。到了十三世紀的中葉，在英國成立了不少市鎮，這些市政，以前都是種莊稼的，但現在他們，卻要向鄉村中去要求原料了。因此，鄉下的土地，非常昂貴，一般貴族，就開始他們的侵略，把畜牧用的，和其他社會公用的土地，都佔領去了。

在這時候，一般農民，並不是所謂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卻都是土地合作社的一份子，他們所

浸染的，是古代自由的遺傳，和共產生活的意見，他們把土地看爲公有的私產，把地主當作侵略者，所以當革命爆發的時候，他們就要求收回他們原有的自由權，恢復他們共有的土地了。

一般農民，不是完全沒有領袖，沒有金錢的。因爲祭司和丐僧及和尚常在國內東奔西走地表示着他們對於當時情形的憤怒，其中居然宣傳起共產主義的福音來了。他們說：共產是社會最高的境地。那些和尚和丐僧，帮着造成了一種有知識的無產階級和失意的勞動民衆的聯盟。從牛津或者就是從知識和精神的中心，這光明便藉着一般丐僧而放射出去了。這些人是都知道以錫多對於自然法的定義的；他說：他們宣傳的是柏拉圖用辛尼加來證明天底下一切的东西，都是共有的。

【威克里夫】威克里夫（死於一三八四年），是這些知識階級者中間之一，我們或可以稱他爲專制政體的共產主義者。威氏的社會說數，是直接根據於自然法的哲學的。他說：在社會開頭的時候，人類是沒有什麼私產，什麼國法的，那時一切的人，都和在其產中生活着。等到人類墮落之後，人類的道德質素就輟化了。他們就不得不借手於人造力，來輔助他們的不足，上帝就建立了一

個政體，來教授人類以相愛之道了。最完美的政體，要算是士師時代的政體。不過因為有許多事體，是不可能的，所以其次要算是列王時代的政體了。我們雖然說：倘使不是爲了人的惡根性的緣故，那麼政府怕是不會有的，但無論如何，國家政府是從上帝起源的。倘使國家政府可以和共產主義攜手，那麼，國家政府必會引我們到很完美的境地的。

照威氏說來，共產主義乃是社會的實際境地。因爲上帝已把一切東西都交給了爲善的人，要他們管理這世界；因爲一切人都是爲善的人，所以一切人便都成爲萬物之主。除非一切不公有，那麼有許多人就on能享受這世界所有的一切東西了。所以共產主義乃是上帝所規定的。不過同時，我們也應當不絕地防止着一切的罪惡才行。這樣，我們才能達到那恩賜的地步，才能承受一切的土地；正如僕人從主人的手中承受一切東西一樣。他對於亞里斯多得所說：這種社會秩序或者是減少人們對於國家的忠實的一句話，是不能夠贊同的。照他看來，這種社會秩序是可以堅固他的忠實的；因爲所有權的人越多，那麼，他們對於社會公益的興趣的總數也越多，而社會越是統一了。

不過威氏所主張的國法，乃是從上帝那裏來的，是反對騷擾和含有暴動的革命的，所以他所說的雖然促成了農民革命之實現，但在直接方面，他卻沒有幫助農民革命。

【波爾】波爾是威克里夫的信徒，比威氏更厲害。他是一個叛徒，一個共產主義者。他也主張着自然國家的說數。照他看來，起初自然造人是平等的，奴隸制是一般壓迫者違背了上帝的意志之後，才介紹進來的。倘使上帝本要把佃奴和地主分別出來，那他儘可造地主，又造佃奴。但在亞當和夏娃一個耕種，一個紡織的時候，是沒有所謂紳士的。所以我們應該把壓迫者廢掉，把地主打倒，把一切危害社會的人都推翻才行，等到這些人都去掉之後，一切的人才能享受自由。以下是波爾的訓話，是夫壘沙特給我們的；他說：

「善良的民衆啊！一切事體在英吉利都是不行的，是永遠不會行的了。等到一切的貨物都歸了公有，等到我們沒有了佃奴，沒有了紳士之後，我們才能够平等。因為那些被稱爲地主的人們，究竟有甚麼理由，可以榨取我們的脂膏呢？他們怎擔當得起呢？他們爲甚麼把我們束縛着呢？倘使我們是從一個父親一個母親，就是亞當和夏娃遺傳下來的，那麼，他們怎能够確定證實他們是比我

們更配作主人呢？惟一的理由，就是他們叫我們作工，叫我們生產，供他們的揮霍。他們所穿的是天鵝絨，衣服是用銀鼠皮裝飾的；我們所穿的，是粗麻布衣裳。他們所有的是美酒，是丁香，是細麪包；我們所喫的，是粗麪包，是腐肉，是草，是淡水。他們所享有的是輪奐大廈，是寬大的領土；我們所得的，是辛苦勞動。而且我們在田裏，還要櫛風沐雨地幹去。他們的驕奢淫佚是向我們劫奪去的。我們的勞動，造成了他們的驕奢淫佚。但我們只配稱佃奴。倘使不遵着他們的吩咐做去，那麼，便要挨打。」

波爾在農民革命裏面，是一個很活動的份子。後來革命失敗，他也就被絞死了。在揆德的訓話中，和一四四九年懇替士叛亂中，他學生所說的話裏，也有同樣的含有共產性質的話發表着。所以莎士比亞就假口於揆德有了以下的幾句話：

『對於這點，我是已經思想過的，而且一定是要如此的。你們也許把範圍以內的一切文件都燒掉了，但是我的口，卻一定要變作英吉利的國會……從此以後，一切東西，就都要公有了。』（亨

利六世第二部第四齣第七幕）

雖然有了這幾次的革命，但是農民們，卻仍然很快的被人家劫奪去了。無產階級的農民，都跑

到城裏去了。同時，一切舊有的農民組織，也都被解散了。城裏的基爾特制度也被破壞了。

【信仰和理智】 在這工業生活紛亂的時候，一般思想家就開始追求新的真理了；一切人類就漸漸的去仰賴知識，以知識爲信仰和社會的改造者。普通思想，就和神學專斷脫離了關係，這正像貝耳書裏所說：『唯理的原質進入了基督徒的生活中去了。末了，理智就得到了創造的能力。那從大教育家，大法律家，大哲學家，那裏所發生出來的準確的理智，是的確可以建造完全的共和國，和道德的，快樂的國家，而且也可以糾正一切從人類墮落而得的惡報的。』

【結論】 這樣，我們便知道：差不多有一千多年的光景，從柏拉圖時候起一直到謨耳爲止，平等和共有，是一切哲學家，詩家，神學家，以及革命者所竭力主張的。他們相信共產社會是最初的社會，是自然國家；反過來說，國法是造成不平等，私有制度和階級分歧的厲階，是神權和自然權的最惡劣的替代。現在我們要注意到謨耳的烏託邦了。

第四章 謨耳的烏託邦

【謨耳的史略】 謨耳（一四七八年——一五三五年）生於社會思潮和哲學思潮激盪得最厲害的時候，和懲替士的叛亂同時，或是在美洲還沒有發見之前約十四年，他是一切烏託邦著作家中之最偉大者。他是所謂烏託邦這個名詞的創始者。他的教育是在大僧正摩吞家裏受的。摩吞是亨利七世的顧問官。謨耳自幼便很致力於希臘文學，以後他做了一種問答，來辯護柏拉圖的理想國，同時，他又竭力地研究一切教父所說的話。在年輕的時候，他已做了奧古斯丁著作的講師。因為他是個法律家，做過各種商業糾紛的仲裁者，和英吉利最高法官，所以他對於當時國內或國際間之一切問題，都胸有成竹，瞭如指掌。一般人都稱他為當時最偉大的學者中之一個，例如力歷說：「他可以代表文藝復興時代人才中之最完全者。」

【對於新世界的故事】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謨耳初生時，偉大的探險事業，正在開始；所以

他在年輕的時候，就聽過許多關於美洲土人和島民生活的故事，此類故事往往異想天開，其中最顯著的要算是當時一個作家，序述他怎樣經過加那羣島一直到威德角一路的情形那件故事了。以下便是這故事的一段：『一切的人們都按照着自然度日。我們與其稱他們爲斯多噶派；還不如稱他們爲伊壁鳩魯派的確當。……他們沒有財產；一切東西，都是共有的。他們沒有君王，無論什麼統治者，都沒有。各人自己便是主人。……金子，珍珠，寶石，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就是在歐洲是要稱爲財產的一切東西，他們不但一些兒也不要，而且還厭棄牠們。』

謨耳受這種故事的影響很大。他肯定着：自然的國家，是天真爛漫的國家。這是他滲進在他一切著作中的觀點。此外，他又感受了當時唯理主義的支配，覺得一般青年可以從學問中得到最高尚的教訓；所謂最高尚的教訓者，就是敬天愛人，虛懷若谷，並且有基督徒的謙抑的精神，因爲他以為敬畏上帝比理智和哲學還要重要些。

【烏託邦的目的】謨耳眼見得舊有的英吉利，一方面雖把封建制度的鎖鏈丟去了，但在另一方面，牠卻慢慢地變成了商業的國家，從鄉村經濟變成了資本經濟，從國家的勞工法變成了個

人的企圖。於是他開始感覺得，對於這還沒有固定的社會組織，人們應當努力，把一切教父和那時候發展着的人文哲學的道德和政治應用進去才行。——這人文哲學所相信的是一切創造能力都存在於理智中。他的烏託邦是依據這種信念寫成的。謨耳在共產原理方面雖與一切教父並無特異之點，但他的達到共產主義的方法，卻和他們有些不同。一切教父和經院派所以都贊成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能把抽象道德或聖經中所說的一切話，都應用到社會上去。謨耳在分析他所看到的工業制度的癥結以後，便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我們非應用共產式的社會改造不行。

【喜司羅對的冒險】

謨耳爲了要把他理想中的世界活潑潑地描寫出來，所以他提出了
一個船夫。這個船夫是一個深通希臘文的葡萄牙的學者，名字叫做喜司羅對。喜氏在拋去了他家裏所有的一切東西和他的親戚故舊之後，就與味斯浦奇一起去探險了。在他探險的期間中，他就到了一個烏託邦島（意即各處均無）。謨氏根據了他的經驗，序述了許多駭人聽聞的事跡，證明烏託邦人生活的方法，比英國人要進步得多。他又用比較法來攻擊當時英吉利許多社會上的不公平。這種不平之處，從烏託邦的背景裏烘托出來，格外覺得黑白分明。這種罪狀，都披露在烏託邦

的第一卷裏面。

【英吉利社會的罪狀】謾耳藉着他代表喜氏的意見，去攻擊他本國的執政者。因為這些執政者雖想用公平的或卑鄙的手腕去擴充他們的領土，但他們卻從沒有想過要怎樣才能安安逸逸地治理他們的領土。他反對那些對於小竊和環境壓迫下之犧牲者所施行的殘酷刑罰。這些人是因為得不到一個掙錢過活的機會，為勢所迫，所以先是偷竊，後來竟把性命都斷送了。他反對那些揮金如土的人們，因為他們毫無所成，不過帶着一夥懶惰和蠢笨的奴僕罷了。他們雖擁有着財富，充滿着快樂，但他們左右前後的人們卻正在那裏呻吟叫苦。爲了這種情形的緣故，所以那特殊階級不但是君王，而且也變成了禁卒。他所最不贊成的，便是維持偉大的軍隊；因為軍隊是一定要先把國家鼓動起來，加入戰爭，然後可叫國家繼續地有着訓練的兵士和精悍的僧子手，並使他們的四肢和頭腦，不致因為閑着沒有練習而蠢笨起來。他對於增加豢養牲口的地方，也感不快；並且怨嫌佃農的慘劇，和牲口的充斥。

【私產的罪惡】以後他對於私產制度的本身，也下了攻擊。他說：『倘使所有物變成了私有，

那麼，我想要把國按正義去治理，使她發達，這實在是一件很艱難或是不可能的事了。除非你們以爲一切東西，都歸入了惡人手中，正義才有表現；一切東西都給少數人瓜分了，人類才能繁榮，但是實際上那少數的人，未必便能得着豐富的生活，而其餘的人們，卻因此變成很苦且竟像化子一般了。……按大體而論，多數的窮人，是比較少數的富翁，更配享受安適生活的。因爲有錢的人們是貪婪，狡猾，不中用的；反過來說，貧窮的人們，雖然下賤，雖然簡單，但因爲他們天天勞動；而且他們對於國家的利益，比他們對於自己的利益要偉大得多；所以我們十分相信，倘使私產制不能廢止，那麼，貨物的分配斷不能得其平衡，斷不能得到公正，而且人類中間，也斷不會有充分的富裕；反過來說，倘使私產制仍然繼續存在着，那麼，貧窮的重擔，而且是免不了的擔負，一定繼續地落在大多數的人們和最良善的人們肩頭上。』

【烏託邦的描寫】 在烏託邦的第二卷裏面敘述着那被日光薰染的旅行家所描寫的烏有之鄉，據說這地方形如半月，闊僅兩英里，很便於自衛，其中所有的城池有五十四座之多，有的相隔二十四英里，有的相隔一天的路程；最大的就是中央的阿卯洛脫。以上是那位葡萄牙學者所描寫

的。

這國家的根本實業便是農業。一切都須懂得這種技能，都須到那散布於全國的幾個大農場中間的一個中去過他一部份的時間。至於居住在這農場裏的人數，至少男的要有四十，女的也要有四十。大多數的工人們，都把時間分配在市鎮和鄉村內。這樣，他們對於商業和耕種就都能知道。到了秋收的時候，他們可以另外從城裏徵募去幾千個人幫助收割和其他的事情。城裏對於農產物的需要，是早已計算好的。這樣，他們就可以按照需要的程度如何，把許多的人們，遷移到農事上去。在烏託邦中，各人都有一種特殊的行業；這行業是他們所能幹的，例如製造羊毛和亞麻的工作，以及瓦匠，鐵匠，木匠等工作，沒有一種行業，是具有着什麼與衆不同的價值。每天休息八小時，工作六小時，其餘的時間，可以隨便；每天六小時，雖沒有利用機器，但也很可以了。因爲各人都幹着有用的事；無論富翁，執政者，或要飯的人們都不准偷閑懶惰。倘使有甚麼剩餘勞動，那麼，他們可以剩餘勞動來修路。等到這一切都做完了，那勞動時間便可減少了。

【分配中之共產主義】

至於城池和鄉村間的貨物交換，是每月一次在宴會時舉行的。在他

們分配貨物，就有一種純粹的共產主義包含着。每月一次，每一家的代表，把所製的貨物搬運到城內的四個很大的公共市場中的一個市場上去；再按次搬運到貨棧中去，分門別類的放着。這樣，「每一家的父親，便可按着自己和他的一切人的需要把貨物攜帶了去。這是不要錢的，用不着交換的……而且又爲什麼不給他呢？他們既然看見貨物這樣多，那他們就沒有超過他們的需要而要求之虞了。既是一定不會缺少的，那麼爲什麼我們想人們在足衣足食之後還有所要求呢？在一切生物間，只有畏懼或缺乏，才可以引起貪得無厭之野心。在人們中，只有虛榮心，才能使人們想起在莫須有和虛浮的事情上勝過旁人而引爲體面。現在雖誰都沒有什麼，但誰都富有。因爲有什麼生活比享樂和剛剛足夠的生活更豐厚呢？有什麼生活比沒有焦急，沒有憂慮，不用顧自己的生活，不爲妻子急切的哀聲所麻煩，不爲兒子愁窮，不爲女兒的粧奩擔憂的生活更豐厚呢？」

【錢幣和寶石】 這樣，錢幣便自然用不着了。金銀的貯藏乃是世界其他各處的罪惡的導線。但現在已經廢止了。烏託邦的人們，把這些金屬和寶石都作了普通的傢伙，和奴隸的鍊條，使孩子們長大時可以把金屬和寶石棄之如敝屣。這種異常的習慣，得到了以下的結果：有一次，有幾個大

使從外國到烏託邦；他們穿戴着極值錢的珍珠，和很貴重的衣服，去見長官，路上，他們向那地方最底階級的人民很恭敬地行禮；因為他們也帶着金飾。不過，誰知道這是恥辱的符號？後來，當上等人走過時，因為他們的穿着很平常，所以連點頭也是很勉強的。喜氏的觀察是：『不但如此，你們也應當看見孩子們怎樣地把自己的珠寶丟去。他們因為看到了大使的帽子上，也插着同樣的東西，所以他們就在母親的旁邊打趣着說：看哪！母親啊！這真是一個傻瓜，因為他還是戴着珠子和寶石，似乎他還是一個孩子哩！於是母親很懇切地說：孩子啊！別作聲！我想他是大使中的一個馱子呢？』

還有，烏託邦一切的人們都很希奇着，因為像金子那樣無價值的東西，在旁的國裏人們看去，怎會尊重到這步田地？『一個蠢笨而空無所有的粗人，像驢子一般地無知，像驢徒一般頑皮的人，居然也會有許多聰明的人們，爲他所統治，爲他所縛束；這只是爲了他有一大堆金銀的緣故。』

【人民的家裏】烏託邦的街道是很舒適很寬大的。一切房子都是很華麗的建築。一向從沒有下鎖門。門是很容易關閉的，只要進去，就可進去；因為房子裏面，沒有一件東西是私有的；一切都是任何人自己的東西。到了第十年，他們使用拮据的方法，把他們的屋子掉換一下。在他們園

子旁邊有很大的貨棧，在園子裏面，有着種植葡萄的地方。各種果實，草木和花卉，都是鮮豔奪目的，都是裝璜得很體面，保存得很整齊的。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從沒有看見過這些更繁茂更修潔的。每一條街道，都在園的審美上，互相爭雄着。『其實在任何的城裏，無論在人們的利益，或享樂方面，你總不能得到比這些更舒適的東西。雖然各人有各人的房舍，但他們的食堂卻是公共的；這食堂的主席便是縣長；各食堂可以供三十光景人家之用；每家自十人至十六人不等。』

【烏託邦吃飯的時候】在中膳和晚飯的時候，他們有掌號者把一切的人家，召集在食堂裏。在飯堂裏有着保姆，可以使母親在用膳的時候，免掉不方便的事情。每條街道的管事們，在指定的時間，把一切東西，從市場上叫得來，於是婦人們就幫着把飯預備起來。每次吃中飯和晚飯的時候，他們一定先要念一篇論文，講到修身和美德。再者，中飯是非正式的，在晚飯時候，有音樂的演奏，並有香焚燒着。一切使人們感受到樂趣的事情，是無不具備的。倘使他們要在自己裏家吃飯，那也可以；不過沒有人情願這樣地幹，因為他們在鄰近的食堂中，既然可以獲得一切甘味，那在家裏辛辛苦苦地預備粗飯，不是正像獸子嗎？

【政府】各人在政府裏，都有發言權。他們從每三十家人家中，公推出一個區長，或『菲拉赤』；從每十個區長中，選出一個縣長，或『太菲拉赤』；再從縣長中，選出一個君王。他的任期是終身的，直等到他有了壓制人民嫌疑爲止。如遇大事，那他們便把這事先送到區長那裏；區長先把這事通知區內的各家。經他們自行斟酌之後，然後報告會議。等到有特別機會時，才把這問題遞呈到全島會議中去。區長主要的並且差不多是唯一的職務，乃是在留心觀察，不使人們閑着，要各人努力，使用他的技能。這樣，各人就不會自早至晚，像畜牲那樣接連地工作着而致困乏了；因爲這比奴隸的淒慘和困苦的情形更壞哩！

【禁規】在烏託邦裏，他們所遵守的法規，有許多在於近代似乎很是苛刻。因爲住在這裏的人，無論是誰，倘使要到旁的地方去，那是一定要取得護照才行。倘使他在一個地方寄居時，超過了一夜，那麼，他必須照他的職業工作才行。在離開這城時，如果沒有請假，那便要照逃脫之罪受罰了。犯大罪的，判作奴隸，社會中一切做勞苦和不合意的事的便都是這些人。這樣，謨耳就解決了『誰做骯髒的事體』的問題了。

【教育】烏託邦的孩子們的教育按性質而論是實用的。他們都致力於實在科學，例如數學、幾何學。這許多都是在學習農業時，輪流地教授的。他們可以自己選擇職業。一切具有特殊才具的孩子們，都可以不勞動。這樣，他們便可以致全力於所研究的學問上了。在他們一生中，他們總是被鼓勵着，把時間應用在有用的研究上去。

【以快樂爲目的】烏託邦的目的是大多數人之最大快樂。烏託邦的一切人們，都相信着人類中的快樂，乃是上帝所制定的；倘使人們都隨從自然，那麼，他們就可以達到快樂的地步。這快樂是以理智和知識爲根據。他們應當留心，不要使比較地小的快樂去干涉大的快樂。且也應當懂得，虧待人們，或把不愉快的事，如煩悶和愁苦加在人家的身上，是不會有真快樂的，人們的快樂，便是服從社會，和幫助人家得到快樂。

還有，我們應當提防那種從穿錦衣或佩帶寶石，或是接受無用的虛榮而得的虛偽的快樂。因爲從人家的脫帽和屈膝中，你究竟能夠得到什麼自然和真實的快樂呢？難道這就能醫治你膝骨的疼痛嗎？難道這就能醫治你腦神經的狂亂嗎？一切從祖宗的虛榮，或打擊苦惱和無能爲力的野

獸，或擲骰子而得到的快樂，都是可恥的快樂。反過來說，真理，思維，藝術，文學的研究，健康的享受，和有節制的吃喝，這許多，都是存在於合法的快樂中的。

【結論】雖然謨耳有許多的建議是近於幻想而不切實用的，但他卻從頭至尾地主張建設一種國家，這國家所以受人重視，既不是爲了他們的財產，又不是爲了他們的貪心，更不是爲了他們祖宗的產業，卻是爲了他們對於社會的工作；就是導引人們，注意到有益的事業，或發達身體，知識，和精神上的快樂上去。在這種國家裏，沒有什麼懶惰，或難堪的勞役，或貪婪，或虛浮的財產；反過來說，這國家的目的，便是在達到善和享樂的生活。

謨耳著作烏託邦有兩種目的；他所注意的是幾條實業組織的原則；這原則是他希望社會去採納的。同時，他又希望着這原則是立即可以影響到勞工，農業，衛生，刑罰，教育和宗教的改造上去的。他切實地感覺得喜氏——就是那到過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和那爲日光所薰染的船夫與學者——或者可以間接地使英吉利的貴族和政治家注意到這些改造的需要。這怕比謨耳——政客和批評者——用直接和蠢笨的說法還要得力，還要妥當哩！

第五章 培根的新愛特蘭替斯

【農民最後之奮鬥】自從謨耳死了之後，很有幾年工夫，農民和有產階級很劇烈地奮鬥着。克萊萊把農民絕望的呼聲很生動地表示了出來。他是一個副牧師，是一個從事印刷事業的人，是一個教會中的大執事。他說：『那些大農民，畜牧者，有錢的屠夫，律師，商賈，紳士，主人……他們沒有名字，因為他們凡有所為無不唯利是圖……把我們的房屋劫奪去，抬高我們的房租，規定繁重的罰金（真是沒有理性），收括平民……就是到城裏去，也是絕望，因為在那裏什麼東西都在這些貪得無厭的人們手裏。』

對於這種罪狀，那些主人階級不但說農民信仰了共產，而且又回答說：『這些農民惡徒……他們中間是沒有君子的，他們希望一切人都和他們一般把一切東西當作公有……他們替我們規定了土地的租金，把我們的公園廢棄了，把牧場公開了。我們應教導他們怎樣認識在他們以上

的人。因爲他們要使一切歸爲公有，所以我們一些兒也不留給他們。』

謨耳死後十九年，就是在一五四九年，農民又憤激地攘臂而起。這次革命不但是一種失敗，而且也是英吉利一個鄉村社會傾覆的末次的大革命。

【共產主義是沒有階級的】那時，教會中人一方面雖保障革命的農民，但在另一方面，卻說他們對於平均地權不表同情，因爲共產主義乃是要與教會失掉階級關係的。拉替麥僧正雖主張對於農民應當寬待，但同時他卻感覺到非援引經文去反對平均地權不可。他說：『倘使一切東西都歸公有，那就無所謂偷竊；誠命中所說的不可偷竊一條便成虛設。國法把「你的」和「我的」規定了。倘使一切東西是根據這種法律而有的，那才謂之真有……我們不能把一切東西分給窮人，否則，他們便要變得太平常了……不過我們卻應當互相幫忙。』

貝耳的結論是：『總合起來說，自從「抗議教」（即新教或耶穌教——譯者）起來之後，十誠的明文就超越了古代基督教的共產遺風，修道院制度，及經院派的自然法律……共產主義因爲得不着教會和國家的准許，便逃到非教徒，和革命唯理主義，以及工人組織的急進份子方面去。

同時，大部分社會的人都一直向個人主義方面跑去。至於個人主義最顯著的表現要算是依利薩伯時代。這時代所產生的是創造家和一切具有深刻的創造能力的人。這時代的解釋者，例如斯賓塞和莎士比亞，都是反共產和反德謨克拉西的。」

繼共產活動而起的是貧民改良法運動，和其他類似的法律。

【培根與謨耳】此後，依利薩伯的卽位，西班牙阿馬達的傾滅，和宗教改革的成功，使一般人的思想轉移到科學，創造，探險，和實業的生產上去。培根是這時候起來的。他是第二個偉大的烏託邦信仰者，是一個哲學家，是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謨耳描述了烏託邦以後約一世紀，培根對於世界的貢獻是很大的，至少是他的新愛特蘭替斯中關於烏託邦的零篇斷簡。

謨耳是文藝復興人文時代的代表。他主張用恢復初民共產主義的方法去得到一切知識階級對於社會權的平等。在另一方面，培根卻也是自然科學時代的代表。他相信人類的得救和最後的至善並不在於財產法的改造，卻是在於科學的進步以及把科學應用到人生上去之後所有繁殖的生產力。所以他在新愛特蘭替斯中——這是描寫南海中一個幻想的島的——說一個聰明

的法律家怎樣根據實用科學去組織了一個國家，而且又說這國家中的居民都是很快樂很發達的，

【所羅門的屋宇】 這南海中的島嶼最重要的制度，並不是財產公有，卻是一個叫做所羅門的屋宇的大學院；在這裏，一般科學家不絕地在尋找新的科學的真理和原則。這不但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偉大的建設，而且也是這國家的明燈。』

這建設的目的乃是『要知道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精密的行動，把人類的範圍擴充起來，使一切事物都達到可能的地步。』在這島上，新的金屬，都是人造的。那半英里高的塔可以幫助我們觀察氣候和火流星。島上滋生着各種的奇花異果，並掘有深遽的洞穴，凡在這裏面的人都可以保持他的健康，或至於恢復健康。鹽水湖和淡水湖有像我們河海試驗場那樣的衆多。人們所發明的醫藥都含着新奇的治療性，因為他們不但能免除一切疾病，且又可延年益壽。他們都竭力地根據科學的研究，以達到人類知識的各部。並把人類的知識界放大起來。這種研究是由十二個有天分的學者照管的。由他們把全島的貴族組織了起來。他們每十二年一次的派送這樣的人到外國去觀

察別處對於科學上的進步。這樣，他們通商的目的既「不是爲金銀，或珍珠，也不是爲絲綢，香料，或其他貨物，卻是爲上帝最初所造的光，這就是說，使世界各處都有光。」

【婚姻和其他關係】培根所主張的並不是產業上的共產，卻是知識上的共產。他和謨耳柏拉圖二人都不相同。因爲他把家庭視爲社會的單位，所以在他的新愛特蘭替斯裏，他對於大家庭的父親特別重視。他痛斥當時的亂交。他所主張的是忠實的一夫一婦的婚姻，並且以爲這是良好社會中的理想。他的國家是有君王統治着的，不過這是一個以純粹的才幹去管轄人民的君王罷了。這國家竭力防止外人的影響，不然，這影響就有使人民腐化的危險。

【弱點】培根最大的弱點是：科學對於任何社會雖是必須的，但他老不承認單單科學發達是不夠用的。因爲一國的人民，不單是要生產，而且也要學習和社會合作，以及使各種新的發明應用到最廣賅的公益上去的方法才行。以後的文化史上所表示的是：我們不但可以用科學來作爲偉大的建設能力，而且也可以用牠來作爲偉大的破壞者的，倘使我們不用準確的社會哲學去指導牠。

第六章 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烏託邦

【安得累雅之基督徒之城】除了新愛特蘭替斯以外，同時另有兩種烏託邦發現：第一種是安得累雅的烏託邦，他是一個比較地不很知名的德意志旅行家和社會改造者；第二種是康帕內拉的烏託邦，他是一個意大利的僧正，是一個哲學家，也是一個教授。這兩個著作者所依據的並不是培根個人主義的論調，卻是柏拉圖和謨耳的共產主義的理想。

安得累雅的烏託邦比較康帕內拉的烏託邦要中肯些。他在一個島的海邊上觸了礁。這島是基督徒之城。所謂基督徒之城乃是一個很清潔很有秩序的城市，其中約有四百居民。『是一個勞動者的理想國。他們的生活是平等的。他們所希望的是和平。他們把一切財產都放棄了，把城分爲兩區：一是關於輕的工業，一是關於重的工業的。一般勞動者因爲能竭力把科學應用到生產上去，所以在工作上他們便能得到一種效率。對於不懂得的事，他們可以不做，不像畜牲那樣什麼事都

要幹。他們對於科學上準確的知識在事前都是有訓練的。」

這新烏託邦的總綱，在安德累雅一句話裏包含着。他說：「倘使我們有了折中的辦法，那麼，聰明的人和作工的人便可以發生衝突。」作工的人都是受教育的，「因為思想雖是少數人的特色，……但照住在那裏的看來，卻也是各人所應當得到的。」

【基督徒城裏的共產主義】工人們把一切產品都帶到公共攤上，各人按照他這一星期中所做的工作得到他的需要。他們把生產徹底地組織了起來。那些負責的人，在事前早已知道什麼是應當做的，而且又知道應當用什麼材料，取什麼方式；於是，他們一條一條地通知機器匠。倘使工場裏的材料够了，他們便開始工作，而且又可以隨意應用他們創造的天才。錢幣是誰也沒有的。……因為他成功的機會是在乎能力和天才，所以誰都不能在所有的財產上超過別人。

【其他制度】屋子裏居住着的並不像謨耳的烏託邦所說的父權家庭，卻是夫婦。這些房屋都是很光亮很通氣的。在街上有一種所謂蓋着的路，這路寬五尺，上面有十二尺高的柱子支住着，一切人可以在底下躲雨。這種計劃後來在白拉米的回頭看裏也有一切家具，很為簡單。所以男的

和女的對於家庭中一切工作，不會感受困難。這城裏的人都相信：『一切人都富裕了，因為他們所需要的都有了；他們用不着再要什麼別的東西，因為他們可以取之不盡。』

當教授的人可以竭力搜羅社會中最好的材料。政府乃是立法者和執法者所掌管的；所謂執法者有牧師，法官，以及教育指導各一人，這樣，城裏的治權是由宗教界，法律界，和教育界的代表來掌管的。

【康帕內拉的太陽之城】就實際成功方面說，康帕內拉的太陽之城雖趕不上安德累雅的理想國，但以聲譽而論，卻還在安氏之上呢。他的理想國和柏拉圖，謨耳，以及安德累雅的理想國很有相同之處。他說：熱那亞的船主在一個很遠的島上，為情勢所迫而上了岸。這島和太陽之城相通。這城是在高山上，很是燦爛，——這山俯臨大平原。康氏理想國的共產主義是絕對的，比他以前的人所主張的還要絕對。『無論什麼東西都是從社會中取來，誰也不能超過他的需要而任意取求，但是所需要的卻是沒有不給予的，這一切都由縣長照管着。』

【沒有貧富之別】他們不許有貧，也不許有富。他們所相信的是：『貧苦使人失掉他原有的

價值，並會使人犯狡猾，狠毒，偷竊，陰險，無賴，說謊，作假見證，以及其他種種的毛病。在另一方面，財產又會使他們成爲無禮，傲慢，奸詐，假裝知道，欺騙，誇口，硬心腸，汗鱗等人……貧的和富的用這一切來造成這社會。他們是富的，因爲他們毫無所缺；他們是貧的，因爲他們一無所有。於是他們便不致做環境的奴隸，而可以使用環境了。」

『共產主義也不會消滅他們對於活動的刺激。他們火一般的熱烈的愛祖國的心，是出於我意料之外的。』

【家庭】康氏共產主義對於家庭關係和柏拉圖理想國裏所說的縣長和兵士一般。康氏因爲感受到當時意大利大家庭之破壞，所以相信對於國家的忠實和光耀門楣的欲望是矛盾的。倘使我們把兒子培養到富裕和有聲價的地位，那他們就要掠取國家的財產，或者對於那些沒有錢，沒有力，和出身低微的人要懷貪心，或是奸猾，或是假冒爲善了。倘使我們把愛惜自己的心放棄了，那麼，所剩下的只有愛國心了。

【重視生產的人】在康氏理想的城中，一切人所重視的，只有那些勞動者——並無所謂奴

隸階級——只有那些需要勞動最多的事，才爲最有價值。『因此，我們若以勞作家爲下賤，那他們便要笑我們了。照他們看來，那些無所事事的人，才爲下賤；因爲他們不但養尊處優，且又雇用了許多僕役，以滿足他們的享樂。』

普通工作時間是每日四小時。因爲一切人都幹着有用的工作，所以誰也用不著他人的輔助。

【視覺教育】康氏相信一種新的教育法。這法則超過他的時代要有幾百年光景。據他的主張，對於青年，教育是應當用視覺的。所以在他的太陽之城裏，一切歷史，地理，算術，植物學，都是在七堦大的城牆上用圖表教授的。這樣，孩子們領受的時候才用不着費什麼心力而簡直是視同娛樂了。

【知識階級的貴族】按康氏的城，政府是在知識階級貴族的手裏。這貴族是由人民推選出來。那管轄這國家現世界和精神的事的領袖必須懂得當時知識的各部分才行。他們希望單是把民族中之適合者繁殖起來，所以縣長對於優生法有一種出人意外的威權。

這太陽之城雖然有許多地方不過把其他的烏託邦重說一番，但在意大利，自從薩服那洛拉

直到現在，或者說在薩氏之後的一百年中間，這對於社會改造卻包含着最完全的計劃，就是對於當時紛亂的政局，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第七章 十七世紀

【霍布斯與社約論】自從培根、安德里雅和康帕內拉的烏託邦的理想發表以後，全歐羅巴——尤其是英國——原有的土地封建制度和共產主義便漸次潰崩；接着，有新的秩序的發現。英吉利的商業一直擴充到了從來沒有人知道過的世界各處；一切城池雨後春筍似地新興着；私產便變成了根深蒂固的土壘。

有財產的人，因為權力的膨脹，就尋找出一種哲學來證明；私產的存在是合理的，共產主義的地位是不可靠的。於是他們就創造了一種什麼叫做社約論。這論說是發軔于格老秀斯（一八五三年至一六四五年）的。但是霍布斯居然把這論說發揚無遺（一五八八年至一六七九年）。霍氏論文的精華是這樣的：共產主義固然是自然社會所有的，但不久，人類就發生了一種對於權力的惡意和慾望，其結果為永久的戰爭和狡強者之生存；正誼，仁慈，謙遜，或所謂自然律，均喪失了牠

們的功用。從此，人類不是想要保持因破壞的戰爭而失掉的天然的自由，就是服從威權，這樣，他們才可以獲得穩固和平安——在這兩可之間，人類卻選擇了威權和平安，因為人類生命和生存的慾望是根本的。一切人自從達到這種決議之後，就立了一種很莊重的契約，把他們的威權無條件地交給一個人或是一夥人，並且矢志服從他們的尊嚴。按照霍氏，這契約的約束力是：『做君王的或是做元首的，即使任性而行，即使追求反自然律的目的，但是做百姓的，卻誰也沒有權來向他興問罪之師。』

自從人類把權力這樣移動之後，一方面自然社會便告了結束，一方面人造社會便跟着起來，對於財產、宗教和一切國家的事，執行牠的威權了。就是不平等的制度，以及『你的和我的』或不准別人使用牠所有物的法律，也就發生了。

這樣，霍氏所保護的是私產和專制政府的尊嚴。但是那致查理於死地的英吉利，對於他的君王論說却不很接納。至於他社約論的缺陷，那早已為社會思想家所道破的了。

【陸克和他的勞動價值論】其實，那繼霍氏而起的陸克（一六三二年至一七〇四年）對

於社約論是否認的。第一，他反對霍氏和格老秀斯所主張的所謂自然社會是共產社會的那種說數，因為就是沒有受過教化的土人，在得到了食品之後，也會據為獨有，以應付他自己的需要的，這是合法的，因為那土人在他所得的東西上確屬有他自己的勞動，並且所屬進去的，確是自己的所有物。還有，在自然社會中，一切物品都沒有什麼價值。因為勞動的緣故，我們把價值抬高了九倍。所以勞動便是價值的創造者。在採取食物時，這勞動是土人的一部份，所以他所採取的只是他自己的所有物而已。這樣，從勞動中間，人類便得到了財產權。

還有一切土地和別的財產，只要人能够工作，能够利用，那都可以歸他所有。這是原有的自然社會所承認的。自然社會和國家社會的不同之處，就是人把財產看為已有的程度，因為在原始社會中，人只能得其所需罷了。陸氏對於霍布斯所袒護的絕對的君權，也攻擊之不遺餘力。他所發揮的勞動價值論，在社會主義運動中，便是一種援助。

【反對君主政體中共產主義的復活】十七世紀乃是君王和國會爭雄之時。在這時代，我們雖有一切對於共產主義的總攻擊，和有產階級那種方興未艾的勢力，但是共產理想却還是很熱

烈地復活了。其時，有許多革命者竟然脫離了以前共產主義者的論調。照他們看來，共產主義並不是從人類墮落之後就即中止，就是到諾爾曼戰勝時也還是有着的；不過到英人戰敗時，自然社會就變了政治社會就是了。所以文斯坦力——他是一小批共產主義開墾者的領袖——便向克倫威爾請願，要他把『那些得勝者驅逐出去，以恢復我們的土地和自由——因為自從諾爾曼的勢力戰勝了我們祖宗之後，他就從他們手中，把英吉利的土地劫奪過去，自由使用，並把他們當作他的奴隸。』

【開墾者的烏託邦】文斯坦力在他的新的公義律裏邊描寫着一個烏託邦：『土地和一切果實是不用買賣的——任何人或家庭要是需要穀或其他食品的話，那他們儘可到棧房裏去自由取用。要是他們需要馬匹的話，那在夏天，他們儘可到田裏去領取，在冬天可以到公共馬房裏去從看馬的人那裏領取，不過等了路程完了之後，再行送還就是了。——因為各人都爲着增加公共的貯藏而工作，所以誰都可以爲着他享樂的和安逸的生活自由使用棧房中的貨品，這樣，既不用買，也不用賣，更不用受任何人的拘束。』

至於家庭生活，那是應當私有而一夫一婦的。『各人的房屋，傢伙和一切從公共棧房中取來的食品，都正式作了他自己的所有物；就是妻子和丈夫，以及丈夫和妻子的關係也該如此。』文氏始終表示着一種和以前烏託邦信徒一般的對於共有原則的忠實。

這些所謂開墾者，真是名實相符。因為不久他們就開始了他們對於生活上的特殊的宣傳。他們在薩立地方居然開墾了一座小山，而且又用了肥料。其目的在鼓勵別人，使世界恢復牠原有的情形。他們主張着要補救現在的情形，那非把一切公地、公園、和沒有開墾過的土地耕種起來不可。因為等到別人看到這方法的益處時，是自然會加入他們的社會的。不過他們的努力却還是無用！

【哈林頓的俄西那】那和開墾者的領袖所主張的共產主義烏託邦同時的，乃是紳士階級的平民哈林頓的政治烏託邦以及他共和主義的福音。哈氏論著的目的，乃是特別要在克倫威爾統治之下，提倡健全和永久的政治憲法。

【實業權和政治權】哈氏論文的特殊貢獻乃是在很清楚地分析實業權和政治權之關係。他以為社會的有產階級尤其是那些擁有土地的人，是免不了要統治社會的政治生活的。他說：

「按照領土之廣狹，財產之多少，而定國家的性質。」倘使土地是一個人有的，那就是君主政體；倘使是少數人有的，那就是貴族政體；倘使是全民衆有的，那就是民主政體。所以民主政體便應當施行一種法律；我們應當根據以下的分配法，去建設和保持統治權的平衡，就是：「沒有一個人，或一夥人，或少數人，或貴族，是可以藉着土地的所有權以統治全部的民衆的。」

【民主政體的保障】 這樣，哈氏便成了先覺中的一個。他所注重的是：那些擁有財產權者怎能完全統治政府及一切政治呢？爲保障民主政體起見，他便提出幾種意見——其中有祕密投票一節。他又主張職務上的輪替，以及所謂「雙重立法」。所以他是一個坦白地主張國家民主政體的建設的人。還有，他更主張強迫的免費教育，因爲這是民主政體和宗教自由的出路。

【張伯楞贊成國家化】 在英吉利，自從內亂一直到十七世紀末葉，很有幾個別的烏託邦著作者和進步的社會改造家；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社會改造家張伯楞了。他說：國家的財產和能力就是那些無產階級的勞動者。他們爲着社會盡了他們的責任，並且組織了軍隊，所以他們對於土地的所有權，是應當和有錢的人一般的。他說：財產最後的目的是在廢止貧窮。他的論調深爲近代

社會主義者所贊許，因為他主張着：倘使要廢止貧窮，那非把君王，僧正，牧師，以及失業者之產業收爲國有不可。他又主張把公地，廢物，森林，礦產，和一切海陸間之珍藏，統統歸爲公有，統統開發起來。此外他又說，一切不勞而獲的價值，無論是在農業中的，或是在商業中的，或是在製造中的，都該收爲國有。張氏又提倡國立銀行的設置，和根據合作原理的土地耕種。倘使要有單獨工作的話，那也是可以的，不過爲數很少就是了。政府的責任是在把一切工具和原料供給農民和手工業者。

張氏宣言：『誰也不應當說誰是窮的，因為他們不配被稱爲貧窮者。有許多偉大的傳道者，就是基督和使徒們也是貧窮的。還有倘使有錢的人果真是誠實而能把自己的東西讓給窮人，那麼，就是有貧窮的人也是不會窮的了。所謂有錢的人的財產，僅不過是他們欺詐和掠奪窮人，或是詐騙國家的記念碑罷了。』

他又說：誰也不是窮的，不過他們懶惰罷了。所謂紳士是懶惰的意思。這樣就是有錢的人也無所謂富了。我們都說窮人是無禮的，而孰知在誇炫的財富面前，貧窮是最容易使人肆無忌憚的。所以只有新的秩序才足以引起人愛國和服從法律的精神，而置政府於磐石之上。

第八章 法蘭西烏託邦社會主義者

【法蘭西革命的結果】到了十八世紀，世界舞台就從英吉利轉移到法蘭西去，因為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葉，大多數偉大的烏託邦社會主義者都是在法蘭西的。

這些法蘭西的烏託邦社會主義者，都是當時情形的產兒。這情形已經造成了法蘭西革命和革命的餘波。路易十四（一六四三年至一七一五年）在位很久。當時捷戰連年，朝政昏亂，府庫空虛，橫征暴斂，加以民窮財盡，農業荒廢。這一切便引起了一般人對於君主政體的怨恨。這種怨恨尤以到了路易十四驕奢淫佚的繼承者路易十五（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七四年）在位時爲甚。其時法國有好幾個著名的人，最傑出的要算是福耳特耳和盧梭了。他們把這怨聲喊了出來。福氏（一六九四年至一七七八年）一方面雖表示他對於窮人的同情，但在另一方面，他卻還主張着爲拯救社會計，與其借重於革命性的改造，那還不如借重於思想自由和個人自修更爲的當。盧梭（一

七一二年至一七七八年）則批評這些知識階級者之文飾其辭，並且主張統治制度的完全廢止。他說：私產乃是一種盜賊；只有廢除私產制度，使人類回復到自然之後，那我們才有所謂黃金時代。

這種論著，對於當時的革命運動，着實給了牠以強有力的影響，並且把那些主張剷除而不肯擁護君主制度的人都鼓勵了起來。還有，因為法國治者階級反對一切改造方法，所以推翻君主制度的熱情，就再接再厲地燃燒起來。此外又有亞美利加的革命，這革命使他們的熱情更形緊張，因為亞美利加的行選，就是法蘭西人所應當步武的。這種對於革命改造的信念，爲了當時方興未艾的工商業而益堅，因爲當時的工商業，正在想從貴族階級手中掠奪政權。那些加入這革命的人，都是極窮困的貧民和城市中的工人，他們的信念是：倘使要有自由平等博愛，那非革命不可。

【革命的消散】自從革命之後，資產階級便掌握了以前貴族階級所據有的權勢。從此在法

律上，他們雖然是平等的了，但財產的關係卻還沒有改變。要是一般人的問題是：革命對於他們有什麼意義，那麼他所得到的答覆是：經濟上和社會上不平等的最大原因，還依然故我地存在着，農民和城市中的工人還是社會上的負擔者。但在另一方面，機器生產的發展和連帶而來的長時間，

微小的工資，以及失業，使許多人的命運每況愈下。這情形引起了許多理想者的悲觀。於是，他們把一切人的注意力轉移到建設的方法上去，因為只有這方法才可以造成平等，自由，博愛的事實。社會主義的烏託邦者，就是屬於這些人的。

【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之發現】 在這些著作者和先覺者中間很有出入之處。有許多人描寫的是一種未來社會的情形；據說：只有在這社會中，國家才可以詳細整理工業上活動和個人的行爲。有許多人所肯定的是自由的合作制度。但是在他們描寫的時候，他們卻一致地希望着一個自食其力和經濟平等的工業社會的發現。按大體而論，他們和以前的人一般地相信着：私產制度乃是契約造成的。這契約是早已有的了：在自然社會和自然社會財產共產制度消滅之後，就成立了的。不過他們都說：一切人都可以隨時改變這社會契約，使一般天生就是善的人脫離惡的制度，按照自然律去發展。他們第二個問題是：怎樣望社會組織才能讓自然力充分發展，爲了要答復這問題，他們就發揮了他們的烏託邦，不過他們的意見卻是很有參差的。

當他們正在發揮他們的烏託邦時，他們並沒有感覺到這些在社會上工作着的偉大的工業

能力能否容許這從長計劃來的改革這種困難。他們總不肯在社會演進的字眼中去深慮熟思。大概他們所認爲必須的就是補救社會的計劃。我們可以把這計劃先在小的範圍中去試驗一下；這樣在發展的時候，這計劃便可引起有權力的人的興趣，而被推廣到一般人身上。至於工業情形如何，或一般人有沒有準備，這些瑣屑問題那他們是一些兒也不顧到的。

巴倍夫

【一個多故的人生】 烏託邦社會主義派的第一個人要算是巴倍夫（一七六四年至一七九七年）了。他是革命時代所產生出來的一個激烈的人。他所代表的，與其說是平等機會的社會理想，那還不如說是絕對平等的共產觀念較爲適當。他是革命中一切猛烈的人中間的一個。最初，他是一個測量者，在塞納測量局裏充當管理員；以後，他加入革命運動，又創辦民衆講臺，這怕是最早出版的共產新聞吧！於是在報上便開始向那所謂有教化的社會中的一切制度大施攻擊；對於那些阻止恐怖的人，他尤爲反對。爲了這許多活動，他就被捕而受囹圄之苦。在他釋放之後，他就組織了一個祕密的團體，其目的在推翻法國當局，介紹共產主義的千福年。他的努力很有成效。到

一七九六年四月據說有一千八百十人已經整備加入革命。不幸，在他們內部，有一個人把這些百號爲『平等者』的消息洩漏了出去，於是，巴氏便又被捕而上斷頭臺，時爲一七九七年。

【他的平等哲學】 巴倍夫的共產論的原則，大概是從摩勒爾力的自然法律抄襲來的；他的哲學，可以從下面一句話裏簡單地表現了出來。他說：『社會的目的是一切人的幸福，而幸福是包含在平等中的。』信從他的人，在他們正式宣布祕密委員的權利的第一篇論文中寫着：『自然給了每個人以一種享受一切幸福的平等的權利，』一切不公平的事，壓迫，以及戰爭，都是因爲人不服從這自然律而發生的。

【逐漸的國家化】 雖然如此，但巴氏卻沒有要立即實現這絕對平等社會的希望。這社會是應當逐步建設的。第一應當歸爲國有的，是一切公司和機關的財產。至於個人的財產，那可以在各人死了之後，收爲國有，因爲財產是不能遺給子孫的。這樣，五十年之後，一切財產便可歸爲國有了。一切產品乃是歸那些民衆所選出來的職員管理的。這些職員規定了各個人的需要品，把一切實業的產品分給工人。至於職員所得的那是和工人一般的。他們輪流地擔任着職務。這樣，他們便可

免除蟠踞在權力的地位上的流弊。

【其他一切】照巴氏的烏託邦國家分爲數區。倘使政府有命令，那一切工人便應當按照需要，從這裏遷移到那裏。至於比較地繁富的區域的餘剩產品，那是應當送到那需要的區域裏去的。作工的人是政府所視爲有益的。所以只有他們才可以執行一切的政治權。以後蘇俄共和國所採納的，便是一種和這相仿的辦法。

只有那信從這社會主義的人所擔任的教育是有益的。文學和美術都不在一切有用的職業之列。一切人的衣食都應一律，雖然爲了性別和年別的緣故，也許有些出入。一切人都應受實用科學的教育。孩子在幼年時已脫離了他的父母。社會把他們安放在一起。教導他們以其產主義的原則。這樣社會才可免產生不平之虞。

【結論】我們對於巴氏的意見，雖然不能爲了難以實行而統統遺棄，但是按大體而論，近代理想者，卻總以爲他的烏託邦是不很有興趣的，因爲他的論調，是恐怖和唯物主義時代的適宜的產品，雖然這是他所經過的時代，而且他又在這時代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卡培的履歷】巴倍夫乃是兩個法蘭西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中間的一個，他們和那些所謂絕對平等者聯成一條戰線。這派的第二個人是卡培。其實無論在理想方面，或詩意方面，卡培要比巴氏偉大的多。

卡氏生於一七八八年革命的時期。他受了良好的教育。後來他做了律師。到三十歲光景他受命爲科西嘉總律師。但是後來爲了反對政府的緣故，他把這地位丟了。不久他被選爲代議士。再後，他爲民衆報編輯。這是一種含有和平的共產原則的刊物。爲了這報發表了一篇批評君王的文章，他受了兩年的徒刑。後來，他亡命英國。在那裏他才讀到謨耳的烏託邦。從這書裏他得到了一種感動。結果，他寫了他那部叫做伊加力亞遊記的社會小說。

【伊加力亞】在這書裏，卡氏用了一種及平淡的作風，這是一個到過理想國的旅行家的談話。所謂旅行家便是加立斯德爾威廉。他曾到過伊加力亞。這是第二個『應許之地』，是伊甸園，是伊力稷安（意卽福地——譯者）是現世界的樂園。其中充滿着的是和平，智慧和喜樂。加氏把他

在這伊力稷安所觀察到的用日記記着。

照這日記所說，伊加力亞全國乃是一架組織得很完美的工業機器。全國分爲一百行省，每行省分爲十個社會。一切大城都在各區域的心中，一切事都很整齊，是根據十數分配的。在伊加力亞城裏，有着通衢大道，和美麗的花園。每條街有十五座房屋。一切房屋的大小和建築都是一律的。城的責任，就是在把合乎衛生的方便的東西供給百姓。灰塵是用一種很精巧的機器收集的。走廊上蓋有玻璃，以作躲雨之用。各人清早起來，六點鐘吃早飯。這飯是按照科學方法煮的。作工時間，夏季規定七小時，冬季較少。一切大工業都是國有的。國家的責任，在督促土地的耕種，房屋的建造，和其他生產方面的事的進行。此外，牠更應把工業產品均分給工人。居民推選職員，而授以很大的權力。在職期間，他們正像所謂『技術者之專政』一樣。

一切人穿的都是同樣的衣服。婦女和孩子也是如此。雖然顏色可以不同。婚媾制度是以一夫一婦爲原則。事前要有六個月的求婚時期，到了五歲才有教育。男的教育一直到十八歲爲止，女的到十七歲。以後無論男女都按照各人之所長而擔任工作。到了六十五歲，他們才可以休息。他們是

很重視婦女的。他們雖然沒有新聞紙和結合輿情的方法，但他們卻有向公共會議提案之權。一切書籍，在沒有出版之前，雖必須呈請國家批准，但國家對於藝術和文學卻是很鼓勵的。

按大體而論，卡氏所描寫的烏託邦，雖比巴培夫所提出的更近乎理想，但他對於個人行動的自由，卻還是同樣地加以限制，而有減少創新能力之弊，這是和近代社會主義者的未來國家觀相反之處。

【實現的方法】卡氏感覺到像伊加力亞那樣的一個國家，是在可能範圍以內的。就是在五十年之內，也可以實現。但實現的工具，並不是兵士，卻是教員。他們最初的步驟是：（一）通過工資最低限度的法律；（二）使孩子受共產主義的訓練；（三）漸次增高有錢的人的稅率，使窮人得以自由。

他更主張在未會開墾的地方，建設一個模範殖民地，以說服那些懷疑到他計劃的成效的人。卡氏在得克薩斯得到了一塊土地，於是他開始徵集同志。但爲預防黃熱病計，他把殖民地遷到伊里諾斯省諾伏地方。在那裏，他集合了一千五百個伊加力亞派的人。但卡氏卻生來不是一個領袖，

他以為五十萬塊錢是一定可發生成效的，但是他卻不能叫那一千五百個人和衷共濟地幹着；紛爭把殖民地破壞了。有幾個支部雖還繼續了幾年，但還是沒有什麼偉大的意義，於是當時的人，就不能親眼看到他的理想而予以信服了。

聖西門

【他少年時代的情形】現在我們要把巴倍夫和卡培放下而說到聖西門了。他是一個以創造社會制度爲己任的烏託邦者。在這制度之下，各人按照工作，得到酬報，他們所有的並不是機械式的平等，卻是平等機會。

聖西門在社會改造史中，確是一個翹楚。他在一七六〇年生於巴黎，是一個望族的猶子；追溯起來，這望族的祖宗便是查理曼。他父親因和聖西門公爵爭而失掉了一筆五十萬法郎的遺產。他說：『我雖然把產業和聖西門公爵的頭銜統統丟了，但是我卻承受了他的熱情和尊榮；』爲了不要忘記那爲他貯藏着的光明前途，他囑咐僕役在每天早晨喊醒他時，要用這幾句話：『貢德先生起來啊！你要做偉大的事業呢！』（貢德是聖西門的名字——譯者。）

十九歲到美國加入了美國革命。當約克唐被圍時，爲了他所顯出的豪俠的行爲，竟然受了公家的嘉許。因此當二十三歲回法國時他就當了大隊長。但他對於軍事卻不很有興趣，所以他就把這職務辭了。他已經觀察到當美國革命時，他對於政治的興趣，比較軍事的興趣要濃厚些，所以他在美國時就已決意從事「人類思想的行動的研究，因爲這可以使我爲完全文化而勞動。從此，我毫不客氣地致力於此而獻上了我生命的全部。」

【法蘭西革命中之聖西門】在法國革命時，他和革命黨取一致的步驟。他任地方自治團的主席。他重視「公民」兩個字的稱呼，所以願意放棄伯爵的頭銜。他「貢德」的名稱引起了一般人的懷疑，以爲他是危險的公民，因此，竟受了十一個月的囹圄之苦。他說：當他在縲紲中時，他的先人查理曼向他現身說：「自從有了世界以來，沒有人享受過這種尊榮，因爲牠要產生一個無上的英雄和哲學家。這成功在我家裏保存着。我的孩子啊！你在哲學方面的成功，要和我在戰事與政治方面的成功一般偉大。」

【學者和著作家】被釋放後，他所經營的是地產，因此頗有積蓄。於是他便致力於學問了。在

這期間，他規定了他的科學的科學觀（從這觀念哲學家孔德得到了他世界科學的意見）。以後他覺得他應當在理論的訓練上再加上經驗的訓練才行。於是他就嘗試了闊綽的生活，狎邪者的生活，和化子的生活，不過就他自身而論，這嘗試的結果，卻是很不幸的。

一八〇三年，他四十三歲的時候，他就開始他著作者和社會改造者的生活了。他努力着直到一八二五年逝世時為止。在這數年中，雖然貧病交困，但他還維持着他對於未來民族的信仰，他說：「人類的黃金時代並不是在我們背後，卻是在將來。等到社會秩序完成之後，那我們才可以有這黃金時代。我們祖宗雖沒有看到過這時代，但我們的子孫卻是要看到的。我們的責任正是在為他們預備道路。」

在有一個時代中，他所做的是一年二百美金的繕寫工作。這樣他延長了他的生命。他每天抄寫九點鐘。在應該睡覺的時候，他致力於社會制度的規劃。這樣他身體壞了。於是他原有的僕人過來幫他。但是到一八一〇年，那僕人也死了。聖西門仍然繼續他的工作。他寫了兩冊書，並且請科學家和其他有資產的人幫他出版，他說：「我快要餓死了，我單單吃麪包喝清水，如是，有十四日之久。」

在我工作的時候，我是沒有火的。除了衣服之外，我變賣了一切以作購書之用。這是一種對於科學和公益的狂熱，是一種慾望，因為我要尋找出一種用和平手段去停止全歐羅巴危機的方法。這使我陷入了這種困苦的境地。因此我無愧地承認我的困難，並且向別人乞援，以繼續我的工作。『他的請願雖得不到多大的反應，但以後他的學生們卻從此可以證明他們的先生是怎樣曾爲了一般人的利益而犧牲過的。以後，他從家裏得到了些年俸。』

在他臨死前他寫完了他三種重要的書，就是工業制度、工業問答和新基督教。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新基督教了。直到死他還相信他的計劃，是可以立即成功的。在臨死時，他囑咐他的信徒——其中有孔德——他說：『你們應當記着：倘使要成功大事，那一定要熱心的去幹。他一生的唯一的思想，就是在謀求一切人智能的最自由的發展。』他把他的計劃在所要寫的生產者一書中告訴了他們，並說：在這書第二版出書之後四十八小時中，勞動者就要組織起來。他說：『未來是屬於我們的。』

【主張知識和工業的結合】我們可以把聖西門一切著作中的信仰的扼要之處寫在下面：

世界缺少着一種管理人們內在生活的威權。在中世紀和基督教改革時代之前，羅馬教的確有着的一種威權。現在羅馬教已失勢，同時我們又得不到一種替代。現在是破壞的批評時代。這時代主要能力所產生的是分崩的情形，其例子爲法國革命。這時代是必需的，因爲進化的阻力是一定要被剷除的。不過現在時機已經成熟，而我們可以有建設的計劃和根據於世界合作的新的社會制度了。至於達到這制度的唯一方法，那是知識的增進和從封建神學制度至工業科學制度的演進。在過去歷史中，工業和戰事，總是有聯帶關係的，但是在明日社會中，戰爭卻應當被廢止。在過去歷史中，信仰是全能的，但是在未來信仰，卻應當和知識並行，工業卻應當和知識聯合起來管理世界。

【和平與合作】 倘使要把知識和工業結合起來，那末社會思想家第一個責任，就是和平的保證。以前羅馬教會是國際間的媒介，但是現在我們所希望的卻是全歐會議，這會議是真的領袖所組織的，他們的功用便是仲裁。

第二，我們應當一致建設世界的合作。這樣，我們才可爲人類擔保工作，才可以監督勞動者按

照他們的工作給予酬報。所謂一切都該得到工作就是一切人都該工作的意思。懶惰的人，無論其爲窮人或是貧苦的化子都是寄生物是不能寬恕的。因爲他所吃的是別人的產品，所以他比小竊並沒有強什麼。

【依靠說服】 未來社會是不能用古代基督教禁慾主義的，因爲肉體並不是罪惡。肉體和精神應該一致發展。所以倘使我們要實現改造，那我們所用的並不是暴動，卻是說服，不論筆述的或是口說的。爲創造新秩序計，聖西門用了他大部份的時間去向階級請願，而不去向平民說話。有時他爲了改造的事，甚或至於要求路易十八世與以輔助。他相信新的國家須受科學家的精神的指導。不過到末了，他才覺得倘使要有這新的秩序，那非把勞動者組織起來不可。

【新基督教】 聖西門主義的聖經就是新基督教。在這書裏，著者的主張是：教會是上帝造的，所以我們對於一切教父都該尊視。不過唯一的基督教的原則卻已經被誤解了，這是那新的秩序所應當恢復的一點。他說在新基督教中，一切道德都是從這原則直接產生的。根據這原則，各人都應把其他的人視爲弟兄，這是古代基督教所具有的原則，是我們現在所應發揮光大的。這原則的

新的方式就是：『社會最大的目的就是在立即改良貧苦者之生活；宗教對這目的是應當予以輔助的。』聖西門的信徒看到了現有經濟制度下成功和酬報的矛盾，因為少數人雖然擁有巨資，飽食暖衣，但是那些不息的在工作着的大多數人，倒反而在貧苦中過日子，這情形把他們引導到社會主義的結論上去了。

【社會主義者的提案】 社會主義者實際提案所包含的是：（一）使工業從私人領有權轉移到公共領有權。（二）物品消費中私產的保留。（三）按照能力而勞動，按照工作而得到報酬。

根據他們所提出的計劃，生產應當和軍隊一樣有組織，職權和地位上的差別。指揮者規定各人對於社會工作的價值和各人應得的酬報。不過他們卻沒有弄清究竟這些職員是怎樣選出來的。大概那些聰明和合適的人，是自然會露頭角，而按照各人的才能，得到應有的位置的。一般人對於這辦法是不會反對吧！世襲是應當被廢止，因為這是要破壞依功論賞的原則的。所以他們的目標，不過是一個由科學的貴族分部管理的合作國家罷了。他們所提倡的公有和依功論賞，實在開了近代社會主義原則的先河。他們不依靠平民，而依靠有階級去達到改造的目的，這是他們與近

代運動的理想不同之處。他們所計劃的乃是一種工業的分治制度，對於民主是毫無保障的，這是他們和近代思想第二個不同之處。

【聖西門的信徒否認共產哲學】 聖西門和他信徒的哲學，在他們一八三〇年出版的小冊子裏總括了起來。其時有人在下議院裏控告他們主張共產和共妻，這冊子是爲答覆攻擊而發表的，以下是小冊子裏的話：

『不錯，聖西門派對於財產和婦女的將來確是另有見地……但是這和一般人所傳言的卻有些不同。所謂貨物共有，乃是把生產工具和生產效果分給一般人的意思。

『聖西門派反對這種財產均分的辦法，因爲照他們看來，這種辦法所造成的暴動行爲，要比現在武力和掠取所造成的差等分配還要可怕。

『他們相信人類中間自然的不平等是可以有的，因爲這種不平等是社會的根基，是社會秩序中必須有的情形。

『他們反對貨物公有制度，因爲這顯然破壞了他們所要教導的道德律的第一條——在將

來，各人要照他的才能得到位置，並且要照他的工作得到酬報。

『爲實現這道德律計，他們要求遺傳權利的廢止。一切都該一律。他們又要求遺產制度之廢止，因爲這是一切權利中的最大者，有包含其他一切權利之可能性。這權利的結果是根據命運，把社會權利分配給少數人，使大多數人進入貧窮，無知，和苦難的狀況中去。他們要求把土地資本和一切勞動工具變爲公共產業，使各人按照他的才能得到他的名分，按照他的工作得到他的報酬。』

基督教果然把婦人從奴隸生活中解放了出來，但同時牠又減低了她在宗教政治和社會上的地位。聖西門派雖然宣布了她的解放，但牠卻沒有廢止基督教所告訴我們的對於婚姻的聖律。反過來說，牠對於這法律卻給予了一種新的肯定。

他們和基督徒一般地要求着：一個男人只能和一個婦人結合。不過他們又說：『爲妻的一定要和丈夫相稱才行。她應當根據上帝所賞賜給女性的特殊的恩賜，在聖殿，國家，和家庭三件事上，和丈夫結合，這樣，以前人在社會中是孤獨的，但是現在我們所有的，卻是一男一女了。』

【聖西門的信徒】這種新的信仰吸收了許多有資望的信從者，其中有步社，他是一八三〇年組織會議的會長。還有得爾斯潑司，他是一個著名的技師。此外更有許多著名的教授、著作家、經濟學家、律師、銀行家，以及其他一切職業中的人。伊哥爾實業學校和學校裏的一切技師，乃是這新秩序的堡壘。

最初這批人的命運大部份是在翁封湯的手中。他是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領袖。在一方面，他雖有萬事皆空的精神，以及對於奇怪的服制和禮節的嗜好；但在另一方面，他卻有高尚和寬大的精神，自信力，非常的熱忱，以及吸收人的能力。蒲士在說到他對於信從他的人的影響時，曾說：『他很專制地統治着他們的生活和思想。他引導他們……到了一種禁慾的生活中去。他引導他們脫離精神的社會而進入粗蠻的勞動。他強迫他們忍受那在衆人面前承認自己罪孽的羞恥；並且接受他們對於神聖的先生所具有的那種敬意。』

【聖信徒大學】在他的領袖之下，聖西門派建設了一個聖信徒大學。其中所包含的是他們中間的六個領袖，和許多比較地不很有勢力的次一等的人。他們在法國各城或國外組織了宣道

處，會員們是常演講，並且發行了許多刊物。他們穿的是藍色的衣服，淡藍的是領袖穿的，深藍的是最下等的人穿的。有時，他們穿着一件背心，這背心若是沒有人幫忙，簡直是脫不下來的，這表示依靠弟兄的意思。

【分派】不過不久，翁氏在戀愛和婚姻上就和他先生所教授的分歧了。他相信肉慾是不錯的。因此，他最初雖然主張離婚，但後來卻主張自由戀愛了。這種原有信仰的分歧引起了劇烈的爭執。一八三一年他們辯論了幾夜。在這幾夜中，他的許多信徒，都昏倒，是背着離開會所的。於是副領袖巴紮和其他許多人——包含一切婦女——便脫離了翁氏的一派。

翁氏要求一個女祭司去補巴氏所遺下的在他旁邊的位置，因為只有如此，他才可以執行他祭司的職務。雖然，有許多人要這位置，但那合式的人卻是不來，而全部祭司職務就失掉了牠的效用。

【翁氏退居】因此翁氏和那些矢忠於他的人，就決意退出這社會去度厭世生活了。四五十人搬到了這領袖的家裏，這就是末尼爾蒙的德。在那裏他們擔任一切工作，因為按宗教的要求，僕

役是不應當有的，爲繼續發展知識起見，他們就開始研究天文學、地質學、地理學、音學和社會工程。有許多教員，無論男女都是罕有之才。

但是到後來，外來的逼迫，知識上的分歧，和財政上的困難，還是把這修道院破壞了。不過這種信仰卻還是發展着，如有數年之久。他們累次到國外去宣揚他們的信仰，並且爲人類服務。翁氏牽引了一隊人到埃及去，他在開濬蘇彝士運河一事上是很有貢獻的。其中有名大衛者，他是一個製樂譜的人，他用音樂以鼓舞亞歷山大大人的興趣。還有叫巴拉脫者，他是一個雄辯家，他的演說辭把他們吸引了過來。翁氏在回法國之後，就被任爲里昂鐵路督辦。這樣，他便成了一個有錢的人。但他還保持着他的信念。所以不但信他的人，不絕地工作着，就是他的哲學，也就慢慢地把民衆鼓動了起來。

【聖西門的勢力】蒲士在估量聖西門對於未來社會運動的影響時，曾說過聖西門乃是首先看到階級分歧，首先把勞動和財產看爲人類演進中兩個重要的原因的人。他使我們注意到遺產制度的流弊。末了，他把社會改造看爲政府真實的功用。他說：『聖西門主義乃是無產階級最初

的表示。』因此，他的思想對於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確有很深切的影響。

傅立葉

【傅立葉與聖西門】 聖西門的說數，在他同時代的法蘭西烏託邦者傅立葉（一七七六年至一八三七年）的論調中，找到了許多補充。這兩個社會哲學家的比較是很可注意的。聖西門系出貴族，傅立葉是平民的後裔。聖西門要在歷史尋找出一種引導到中新社會秩序的線索來；傅立葉反求諸己，用演繹法去尋求演進的定律，聖西門所介紹的，是一種很明顯的社會國家的大綱，是各社會所可以採用的；傅立葉很精細地發明了一種小社會所能應用的秩序，並且要從小的試驗中去證實他論調的實在性。還有，傅氏把他的制度不建設在感情的衝動上，而建設在邏輯和科學上。

【傅立葉史略】 傅氏的一生，遠沒有像他同時的烏託邦者那樣有聲有色。他生於一七七二年。他是一個柏桑爽人，是一個布販的兒子。他在學生時代已經露了頭角。後來他經營商業充當兜售的責任。在棉花上得了一些薄產；但在里昂被圍時統統失掉了。他曾被捕過，而且也曾見過斷頭

機出獄後他投入軍隊。後來他又回復他的買賣生活和改革家的事業。在五歲的時候，他受過他父親嚴重的責罰，因為他對於他父親舖子裏的一件貨品，向主顧說了一句真話。十九歲在馬賽商店裏服務時，他的雇主要他把店中所貯充投機目的用的一大宗米扔在水裏去浸壞了。其時，年收荒歉，米價昂貴，一般市僧爲保持高昂的價格計，竟有囤積食米而居爲奇貨者。這兩件不誠實和耗廢商品的事，在他的思想上鑄上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他相信這兩件事，是代表商業制度下的通病的。後來，這年輕的商人所以把注意力轉移到健全商業秩序的發明，也就是爲了這兩件事的緣故。

【改良家的生活】 一八〇八年傅氏把他第一冊關於社會問題的書出版了。對於他的計劃，他得不到一點鼓勵，如有五年之久。不過有一點，是我們所要聲明的，就是他所希望的最大的資助，並不在於沒有錢的平民，卻是在於那些能津貼他使他可以作社會試驗的少數有錢的人。有一次，他當衆聲明：每天於一定的時候，在家裏等候那情願給他一百萬法郎並且照他的原則建設殖民地的慈善家。所以有十二年之久，他每天照準定的時候，就是中午，在家裏等待那慷慨的賓客。可

惜並沒有資本家來。所以，有許多聖西門派的人，對於他的意見，是很不贊成的。

在他一生中，只有一次他是試驗過他思想的價值的。有一個代議士給了他一宗在維爾賽地方的產業。這產業給那些信他的人佔領了。但數年之後，因為管理不得法，這試驗還是失敗。所以直到死時，他還不能親眼看見實現他理想的實際步驟。雖然如此，但他卻還得到了幾個學生的熱烈的贊助。他全部生活所表現的不過是一種對於信仰，誠實，忠實，和犧牲的罕有的努力罷了。

【傅氏的理想】 那與傅氏的社會論調有聯帶關係的，要算是他所發明的那種很古怪很膚淺的世界哲學。例如在他的世界合一論裏，他說：世界剛才脫離幼稚的生活。倘使世界能夠採用他的社會計劃，那末，這世界就可以進入一個七千年的光明時代。在這時代中，獅子要作人的奴僕，把人的車子，在一天之內，從法國的這一端，拉到法國的那一端。那時，鯨魚要拉他們的船，海水要像食料一般有味，後來，還要有一個退化的時代。那第四個時代是很暫時而腐敗的。

【傅氏的吸引律】 以上種種說數，雖都是在他的著作之內的，但未必是傅氏社會觀念的主要部份。其實，傅氏論調的中心乃是他的吸引律。他相信這吸引力是無所不至的。在世界中，有着一

種能力。這能力是時常在那裏，而且可以吸引一切的。在過去有許多障礙把這吸引力的路塞住了。結果，一切人便走上了反社會的路。倘使我們把這障礙除掉了，那末，全世界便可爲和諧所佔領，而人類的康健也得蒸蒸日上。那時，人便要喜愛工作，一切現時代混亂的制度所發生的耗廢便要消滅了。那時，人便要設法去創造一個可以自由發表情緒的社會組織，把一切人聯合起來了。所謂情緒，共有十二種：第一是五種知覺；第二是四種合羣情緒，就是友誼、愛好、家庭主義和高尙的慾望；第三是三種分配的情緒，其中包含的是計劃的情緒，改革的情緒，合一的情緒。這十二種合而爲一種至高的情緒，就是對於一切在社會中集合着的人的愛好。

【社會組織法】這是很清楚的，就是現有的社會已漸次不能把這許多情緒根據和諧的原則聯貫起來了。現在除了不和諧之外，什麼我們都沒有。要是這種和諧，那我們非把男女聯合起來，造成一種社會或『方陣』不可。這『方陣』的人數爲四百至二千個壯丁不等。在每一個『方陣』裏，有一座很大的房子，一切人都居住着。這房子叫做公共寓所，正和現在公寓一樣。他們的職業大都是農業。在這社會中，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這是以情緒而定的——組織團體。合

七個至九個小的單位而爲『秩序』。合大單位而爲『團體』。每一個『團體』擔任一種特殊工作，例如看顧果木等事。這樣，『秩序』所擔任的，就像果木中間的蘋果。各人可以照自己的意志加入任何『團體』或任何『秩序』，而且也可以從這團體更調到那團體。自然，他們要揀選那些與他們的事工和興趣相符的單位的。平時，一個人做了約兩小時的工作，也許覺得太單調。但是在這時候，凡是工人，儘可自由調換，去擔任一種比較更感興趣的工作。在這情形之下，『方陣』中的人，便可從他們的工作獲得快感，而且團體與團體間天然要發生一種速收成效的健全的競爭。他們所生產的數量，自然要比現在的大的多。在這社會中，那些爲供養兵士，警察，囚犯和律師而有的勞動是沒有的，因爲在一個以和諧爲根據的社會裏，這些人都是用不着的。此外，我們更不必建造數百座各別的房子，裝製各別的爐子，或各別的廚房，因爲一切工人，都可以在那設備得很完美的『方陣』中得到他們的住房，而且又可以在一個公共的大廳中用膳。他們有中央馬房和中央棧房，以作貯藏食物之用。照傅氏看來，倘使這樣，那生產力便可以加增到四五倍。一個人在十八歲至二十八歲中所生產的數量，儘可以使他在他的餘年中從從容容地享樂着。

【生產的分配】傅氏對於不勞而獲的廢止，比聖西門或近代社會主義者要不徹底些。照他說來，我們可以從工業生產中拿一部份爲個人的用處，把其餘的根據特殊的方法，按照勞動資本，天才，三部份分給各人。其餘十二分之五歸勞動，十二分之四歸資本，十二分之三歸天才。這樣，他把聖西門所說的改變了。他的方式，是在一方面各盡其能，在另一方面各人按照勞動，資本，和天才獲得一切。

傅氏把勞動分爲必需的勞動，有用的勞動，和適宜的勞動，三種。第一種勞動所得的酬報最大，末了的最小，因爲牠所包含的犧牲也是最小。

【政府】在這制度下，政府雖是莫須有的，但是職員的選舉卻還是必須的。每一個組織的領袖叫做『元首』，全世界組織的領袖叫『總元首』，『總元首』的總機關，是在君士坦丁堡。

【家庭】傅氏相信着在這制度下，有錢的人和掌權的人雖充滿了合作精神，在他們面前，雖不會有什麼不和諧的事，但是在社會上卻還是有各種階級存在着的。照他說來，所謂共產生活，不過把一個人對於家庭的狹小的愛情減少，把興趣轉移到人類的大家庭上去罷了。所以根據傅氏

的哲學，家庭和婚姻是慢慢地要消滅的。

【傅氏的千福年】 傅氏所反對的是暴動，而他所主張的卻是和平。他相信倘使我們依着他的原則去試驗共產生活，那末，全世界便可相信他的見地是不錯的。他感覺得：他的千福年可以在十年以內成功。這樣，我們又何必要用暴動的革命呢？這種千福年爲剎那間的事，所以他吩咐他學生不要把金錢用在不動產上面，因爲傅氏學說的進步，是可以叫這不動產失掉他的價值的。從傅氏以後，不知道有多少次一般社會思想和共產思想的領袖們曾有過同樣的預測呢！

【傅氏的貢獻】 在傅氏的哲學中，有許多地方，雖然是幻想的，但他卻給了我們有價值的貢獻：（一）從此我們就注意到近代經濟制度中的耗廢和勞動中莫須有的困難；（二）從此我們便感覺到我們必須想出一種制度去造成一種比當時法國所有的工作，更足以令人興奮的工作。他又注重世界工作中機器的價值。他的著作對於工廠法和衛生改良極有影響。

【傅氏學說的試驗】 傅氏死後有許多有錢和有作爲的人都很信服了他，其中包含的有幾個不滿於聖西門主義的聖西門黨徒。最後，他的門徒組織了一個宣傳和實現傅氏學說的會社。此

外，另有許多社會也是根據他的原則而成立的。有一二個工廠社會是成功的，因為他們雖依照傅氏工人方陣的意思，但他們卻沒有重視他那些比較地幻想的意見。至於一切純粹的傅立葉主義的法蘭西的試驗，那都是失敗的。

一八四〇年有人把傅氏的一切學說輸入了美洲。有幾種學說很得到了一般有智識的思想家熱烈的贊助，其中有比利斯本，格里力，德那及其他的人。他們一起有三十四個試驗，但是爲了不同的原因，一切試驗都失敗了。馬薩諸塞省勃魯克地方的試驗最爲著名。一切試驗雖然失敗，但是爲了這些著作家和各種試驗的緣故，傅立葉主義對於新世界的社會思潮，卻給予了一部份的貢獻。

勃郎和他的社會工場

【勃郎小傳】第一個想用當時的政治組織去實現他思想中的烏託邦社會主義者要算是勃郎（一八一三年至一八八二年）了。勃郎也是第一個不向特權階級請願而向工人說話以完成他社會改造的人。或者說他是原有烏託邦者和馬克思社會主義者之媒介。他所以是烏託邦者，

因爲他感覺到：在他的時候，要把一切成爲事實，是不可能的。

勃郎生於西班牙的馬德里。在那裏，他父親奉波那帕脫之命，充當財政總稽查之責。在幼年時代，他是在科西嘉地方他母親那裏的。他在羅德斯大學肄業以後，他在巴黎繼續他的學業，並藉抄寫和教書，掙得他費用的一部份。他爲編輯者數年。以後，在二十六歲時他創辦了所謂進步之路。這報成了當時民主黨中比較地進步的人的機關報。在這報裏，他於一八四〇年按期披露了他關於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著作勞動組織。

以後數年，他寫了幾部超軼羣倫的歷史，有的是關於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的事，有的是關於法蘭西革命。他在一八四八年的臨時政府中，是一個嶄然露頭角的人。他以臨時政府職員的資格，要求政府擔保那些在別的地方失業的人使他們得到工作。此外，他又組織了一個所謂勞動進步部。以後，他爲了與革命運動有關係，所以不得不離開了祖國而至英國。在那裏，他度着記者的生活，直到一八七〇年拿破崙三世被推倒時爲止。一八七一年回法，被選爲極左派的國會會員。當巴黎公社發動時，他反對背叛，因此，對於革命者他失掉了他的聲譽。他甚至於助一八七二年的法

律去反對國際工人協會勃郎死於一八八二年下議院決以國禮葬之他具有生花之筆他的特色是簡單，大度和可愛的性格以及忠實。

【勃郎最高的目的在發達人格】勃郎和許多以前的人一樣地說：人類快樂和人類發達乃是社會工作最後的目的。勃郎所說的發達，是各人應有的一種發達他最高的德智的不可少的工具和造成圓滿人格的機會的意思。但是社會怎能擔保這種機會呢？現在，我們是沒有擔保的。現有競爭制度所有的是互相戰爭，和弟兄中間的格鬪。這制度使一個人『在人類中作了唯一的審判者，使他對於他的權利發生一種詭詭自得的情緒。但是，這制度卻沒有使他知道他本分之所在；反之，這制度卻使他廢棄了自己的能力，以為任其自然乃是政府唯一的法律。』這情形的結果便是缺乏和困苦。社會是一定要變成一個更友愛的制度，一定要依照上帝所造的人的身體而組織的。我們把一切人，視為一個大家庭的公民。政府是應當建立在公意上的。

【社會工場】『如果我們要達到這種理想社會，那末，第一步我們便應當設法使各人得到工作。如果我們要達到這計劃，那末，最好的途徑便是由國家建設社會工場，逐步地用國立工場去

代替個人工場。這樣，個人工場便不致有什麼大的驚動了。『現在窮人不能離開資本家而生產商品，因為他們沒有生產工具和機器。這些工具都應該國家供給。這樣，國家便成了窮人的銀行。國家應當不取利息，把資本供給工場，而且又應當規定一種法律去整理他們的行政，看他們所辦的一切事是否確以一般人的利益為目標的。第一年，政府量才選任辦事員。以後，等到工人們都認識了，那他們就應該有選舉權了。這樣，我們就可以設立一種以工人管理一切的原則了。這計劃的經費是取之於普通徵稅，鐵路稅——那時已變為公產——和其他公共事業，例如鑛產，銀行，和保險事業的。

一切工場都應聯合起來，成為一大同盟，並且又應組織保險公司，以應付任何工場的損失。我們應當把每種事業所得的利益劃出一部，作為保險之用。資本家也可以加入這工場，可以按照他們所提的資本的多寡得到利息，而且又可以照他們的勞動得到工資。私人工場不一定要加入這同盟。但因為終究不能和這些事業競爭，所以牠們遲早是要合併的。等到私人事業沒有了，那社會主義的國家便可實現。這樣的國家，必可以使無論有錢或沒有錢的人得到最大的利益，因為在現

有秩序下，許多人都在困苦中討生活，誰能滿意呢？

【各盡所能】 勃郎不信天下是均等的。他覺得人類的能力和才具，在有許多的地方是不同的。所以要社會工業發達，那末，最好的方法，便是把各人放在一個可以充分應用他才能的地方。不過他不能用他的才能以造成自己的富有，或侵略別人，因為上帝所以賦予人以這種才能，乃是要他對於社會盡一種責任。『這種才能不過證明各人對於所屬的社會的責任罷了。……倘使你比你鄰舍健壯兩倍，那末，這是一個憑據，就是你必須擔負兩倍的責任。倘使你的智力是超乎尋常的，那末，這是一種符號，就是你的使命應當放出更大的光輝。軟弱者，是強壯的債權人；無知者，是有學問的人的債權人。』能一的地方越多，那末「應當」的地方也越多。這是福音中所說：「你們中間誰要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的意思。從這句話裏我們得到了以下的原理，就是：各盡所能——這是一個人的責任。』

【各取所需】 這樣，人便應當各取所需了。他應當得什麼呢？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那些相信聖西門主義的人所聲言的是：勞動的酬報應當和工作相等；傅立葉所分的是勞動，資本和天才；巴倍

夫所相信的是絕對的平等。勃郎把這一切原則統否認了，因為牠們都夠不上稱為最高的道德標準。他說：根據聖西門主義者的原則，弱者必歸於盡，那些不從自己辛苦而生下來就具有卓絕天才的人，對於其他的人必要成爲很大的阻礙。

勃郎又定下了一個原則，他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各人應當得到他在發達才能時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凡社會能力所不能供給的，自然不在此例。

勃郎說：『一切人體力和智力的不均等，以及興味，志趣，和趨向的不同，正與面貌和體格的不同一般。……我們應當把各人放在一種可以從他的智能得到最大的利益的境地中。不過他要承認別人，不加害於別人，這樣，他才能滿足他自然的需要。這樣，在人身中間，除了那可以使他不受痛苦和可以使他成就特殊功效的康健和能力外，就沒有別的健康和能力了。所以平等不過是一種比例，只有在各個人按照他組織中上帝所寫的法律，去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時，我們才有所謂真正的平等。』這樣勃郎在分配公平方面，倒的確貢獻了一個特殊的意見。

【困苦是偉大的唯物原因】 勃郎在辯護他保障工作以及漸次介紹新秩序的計劃時，竭力

否認他所提出的是唯物的。他說：這不但不是唯物的，而且又樹植了高尚的精神秩序的基礎。他說：『困苦把人的智力拘束在黑暗之中，把教育限制在可恥的範圍之內，困苦時常使人犧牲各人的尊嚴而且簡直是非如此不成的。困苦使行爲獨立的人墮落到依賴的地步；把新的苦楚貯藏在道德中，把血液中高尚的志氣變爲煩惱。困苦不但會創造長時間的疼痛，而且也會產生罪孽。困苦造成了奴隸和大部份做盜竊，暗殺，和娼妓的人。』

【政府虛設工場】 勃郎相信着：雖然他所描寫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全部，是只能逐步實現的，但初步的工作卻是立即可以有的一——就是建設幾個國立工場。一八四八年他以臨時政府職員的資格，竭力提倡這種意見。這意見爲當時大多數政客所反對。但爲平靖一般人不平之鳴起見，他們覺得非陽奉陰違地把他的計劃試驗一下不成。不過他們早已決定要把一切事弄糟。因此，他們就使勃郎的一個最可惡的敵人多馬擔任這事。在他們派遣多馬擔任這事時，公共勞作部部长居然寫信給他，希望這試驗非得美滿的結果不可。他們的意思是：『要使勞動者覺得這樣不適用的論調是虛空而假冒的；並且要他們看出這論調對於他們是不利而永遠不信任勃郎。這樣，他就可

以永遠不再是危險份子了。』

在這情形下，那些需要的工場就不幸短命死了。在這時候，即有所成，也是代表失實的。一切對於『爲工作而生產』是可以立刻實行的那些希望，就曇花一現地烟消雲散了。雖然如此，但是勃郎的社會原則對於以後社會思潮卻有着很大的影響。對於鼓動一般人去用公共事工以減少失業的一切近代試驗，勃郎的原則是特有牠的地位的。

蒲魯東

【蒲魯東的地位】在這時代中，那最後的一個法蘭西的革命著作家，要算是蒲魯東（一八〇九年—一八六五年）了。至於他究竟是屬於那一派，那是很難確定的。他主要的攻擊是私產。他以前一切革命家對於私產的攻擊，總沒有他那樣的直截爽快。第二，他反對私產階級的人。這兩種攻擊就把他與一般武力革命者列在一起。差不多有幾百年光景，各派的人無論男女，都從他的說數中得到威力。他痛斥政府和一切威權，並且譏笑他以前的人所有的虛幻的烏託邦計劃；所以他們就不把他列入烏託邦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而把他列入無政府主義者。但是，在另一方

面，他對於平等的信仰卻清清楚楚地把他和共產哲學打在一起。不過問題是：倘使我們不使一種很徹底的威權，用猛烈的能力去干涉我們的事，那末蒲氏所主張的平等，怎能實現呢？所以他所提倡的自由結合的具體計劃，在當時人看來，便等於夢幻。在一八四八年的會議中，於六百九十三票中，他只得到了兩票。

【蒲氏小傳】蒲氏生於柏桑爽，這是傅立葉的生地。他的生期，與那主張方陣式的人類結合的傅立葉，相去僅三十七年。蒲氏出身寒門，所以年輕的蒲氏是從放牛和侍者以及其他類似的職業中掙錢來求學的，如是直到他畢業為止。在學校時，他得了許多獎勵。甚至有人說他回家時，帶的獎品太多，連貯藏的地方也沒有。十九歲，他爲不得已的緣故，離了大學而從事於印刷。但是他後還不絕地苦讀，把他公司裏所印的關於神學的書的內容都吸收盡了。後來，他從柏桑爽書院得到了一筆一千五百法郎的年金。這年金是專爲那些在文學和科學上有希望的學生設的。

在他當時寫給一個著名的文學者的一封信裏他表示他的歉意，因爲沒有一個人能夠在祝賀他得獎時，到他那裏向他說：『蒲魯東，第一，你應當爲窮人的幸福打算，爲弱小者的選舉權努力，

爲教導平民把自己獻上。我深怕你成了有錢的人和有勢力的人的卑鄙的東西。應當以改良家自負，應當努力前途，不願逼迫，不願誹謗，不願憂患，連死也不願。」反之，一切人卻都逢迎他，因爲他差不多是一定可以「得到與喬弗羅和浦耶一流人一般的尊榮，或者可以得到比他們更大的尊榮的。」

在一八四〇年研究了經濟學之後，他就寫了他著名的書何謂財產，這怕是第一種證明私產的罪惡的作品吧。其中所主張的是：勞動的時間就是價值。這種說數，在以後社會主義的運動中，是很有貢獻的，並且又作了無政府運動的哲學的背影。

閱六年，他又出版了經濟的衝突或貧困的哲學一書，其目的在批評一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論調。不過這書卻沒有提出什麼建設的哲學。

他並沒有參加一八四八年二月的大革命，因爲他所相信的是一切政體都是要不得的，所以無論那一個政黨得勢，我們都可以不管。等到政治革命過了之後，大多數人把他選入塞納省組織會議。於是他便提出了他的計劃，其目的在組織國家財政，使各人得到生產工具的供給。上面已經

說過，這計劃是以六百九十一對二而遭失敗的。於是，他想脫離國家的輔助以促進他的計劃。爲此，他組織了一種私立銀行。但是因爲在五百萬法郎中，他只能募到一萬七千，所以數星期之後，這銀行也就失敗了。此後，因着破壞檢查法而遭三年拘禁。釋放後，又爲攻擊教會而下獄。不過，他卻逃到了比利時。一八六〇年，他才回法蘭西。這是他死前五年的事。

在他所說的話裏，雖然有許多是極端的，而且他對於他知識上的敵人是毫不客氣的，但他卻是一個忠誠的人。他的生活是很簡單，很克己的。他對於家庭是很忠實的。因此，他時常批評以前的烏託邦者，因爲他們有許多不道德的地方。後來日久月漸，連他早年對於個人的毒辣的地方也似乎柔軟化了。在他寫給柏桑爽書院給年金的人的信裏，他說着：『有時，我也許錯了，因爲在我憤怒時，我把人和事混而爲一。現在，我卻知道輕視和斥責的方法了。爲停止仇恨計，唯一的方法便是了解。』

【自由和平等以及博愛】在研究社會問題時，蒲氏總想要發見一種根據於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科學。但是他卻覺得要造成一個根據於這種原則的國家，那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有許多

烏託邦作者竟然要人相信：我們是可以勉強社會採納現成的社會改造的計畫的。但是蒲氏卻以為這等於向人家說最大的謊話一般。

【主張國立銀行】蒲氏把最後之目的和達到這目的過渡方法分別着。他以為實現理想社會的初步是組織大規模的國立銀行。從這銀行中，一般工人可以自由得到他們勞動的工具。銀行對於一切貯存着的商品可以發行一種像支票那樣的紙幣。這支票可以購置任何同樣勞動的產品。至於那設置這銀行的資本，那是取之於財產稅和政府長官逐年遞增的所得稅的。在法國，各處可以組織分行，把錢借給這些需要的人，而且不取利息。

照蒲氏的信仰，利息是應當漸次遞減的。尋常利息應為零。現在既然有了銀行的協助，那末，利息便也應當變為零了。同時，租稅和利潤也自然要廢止的。各人既然可以不費分文，從國立銀行中，領取一切勞動的工具，那末，誰不情願向個人資本家付利息去借用他們的工具。勞動者可以按照他所賺的領取工資，而同時，他所購置的物品，又總不會超過牠們原有的價值。這樣，一切人便都以平等相往來了。這是最高尚的結合。

【他的目的在廢止政府】蒲氏最後的社會的特色是：第一，這社會是不能有政府的，因為他所相信的是：『最完美的要算是秩序的聯合，和無政府了。』以人治人便是壓迫。他說：『無政府是沒有主人，沒有君王的。這種制度是我們天天所接觸的。但我們卻總是要有嚮導，要有法律，這種牢不可破的習慣叫我們把無政府看作一個無秩序的堆積和混沌的表示。……誰也不是君王……一切關於內政的問題，應當按照統計部所有的論據去解決。一切關於國際政治的，是國際統計的問題。政治科學乃是科學院之一部。科學院的常備幹事就是科學部的第一任部長。因為各人可以把自己的意見呈送科學院，所以各人就是一個立法者。但是沒有一個人的意見是可作為最後的，除非我們證明他的意見是不错的。誰也不能把意志代替理智，誰也不是君王。』

【財產是賊賊】第二，蒲氏理想社會是沒有私產的。因為照他看來，私產便是賊賊。經濟學家說：私產是可以存在的，其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是佔領；第二個原因是勞動。但倘使我們把這兩種論點過細分析一下，那我們便知道沒有一個論點是言之成理的。照所謂『佔領論』說來，倘使一筆財產原來不是屬乎何人的，不過因為誰佔有了，所以就是誰的，那末，私產所依據的，除了『生得

逢辰」四個字之外，不再有別的了。你所領有的，是全視國家人口的多少，幅圓的大小，和你出世時間的遲早而定的。所以照這論調，那些以後的人就不能享受這權利了。但是這論調卻是自殺。這論調所假定的是：在一個時代中財產是公有的。倘使你現在所佔有的財產，在一個時代中，是不屬於誰的，那末，這財產是一定屬於全社會的了。這樣，倘使我們否認社會一切的東西都是公有的，那真是蠢呢！所以從社會手裏佔領這財產，真是盜竊了。

經濟學家第二個論點是：私產的基礎，是勞動。對於這意見，我們可以說：只有我自己產生的才是我的。我種這地，所以這地是我的。倘使另外有人來耕種，那末，這地就變了他的私產。還有，在勞動之前，我們一定要有勞動的工具。倘使人不是早已有工具，那末，在這種私產制度下，他到那裏去得到工具呢？所以，這「勞動論」所要求的是財產的廢止。這樣，各人才能隨意應用土地和勞動的工具了。

【勞動價值論】財產是賊贓，業主是盜賊。這爲蒲氏勞動價值論的結論。他說：貨品的價值是按照生產的時間和勞動而定的。倘使一個資本家或地主在他貨品的實價上加了百分之十，使貨

品的價值超過了原價，那末，業主就成了強盜。

【蒲氏贊成私有物】蒲氏雖然反對私產，但是他卻沒有反對私有物，假使這是從勞動中得來的。一個人不應當因為別人用了他的勞動工具，所以就用租稅，利潤或利息去劫掠他。當他注重私有物時，他反對共產主義所說社會不但是貨品的業主，而且也是人和意志的業主的一句話。他又反對共產主義之所謂勞動是人類的命令，是一件可憎的事；其實，勞動是自然所規定的。

他所以反對共產主義者，因為他們的制度是要使強者壓迫弱者的。蒲氏主要的目的，並不是在使人得到報酬的平等，卻是在使人得到生產工具的平等。他的意見是：既然各人都有了勞動的工具，那各人的勞動便應該平均了；既然一切產品都是照勞動的時間算的，那產品價值，便應該一律了。還有，他反對把較大的報酬付給高等頭腦的人，因為社會對於這人已經給了他工具。對於這點，他的觀察是：「天文家所產生的是觀察，詩家所產生的是詩，學者所產生的是經驗。他們已經消費過工具，書籍，旅費等等。現在，倘使這消費是社會供給他們的，那末，無論天文家，學者，或是詩人，還要甚麼別的獎勵呢？這樣，我們的結論是：只有在平等中，我們才能充分地 and 完全地應用聖西門所

說的「按照才能和才能所產生的工作的分量而得酬報。」

還有，蒲氏爲了不懂得遺傳論的緣故，所以他希望到一個時候，『現在人對於天才和才能的不平等，是要減少到最低限度的。』

【無政府和平等是一致的嗎】

蒲氏在主張無政府和絕對平等時，遇見了一個他所不能對付的兩難問題。假定各人在蒲魯東那種既無威權又無外來干涉的制度下隨意耕種，那末，伊里的問題是：『誰能說從同樣的工具中我們可以得到同樣的生產呢？……倘使我的出產超過了我的消費，那末，什麼可以叫我不把那從勞動而得的產品積起來呢？倘使我要超過我的消費力，從棧房或銀行——什麼稱呼都可以——中領取東西，那麼，還是國家來阻止我，還是外來的團體來阻止我呢？這樣，我們不是要在我們所痛恨的社會身上得到一切的干涉和統治嗎？從此，我們便知道，蒲氏是不一致而似是而非的。

【結論】消極地說蒲氏的理想是一個沒有政府，沒有私產，沒有不平等的社會的組織。至於積極和建設的成分，那在他哲學中是很少很少的。他以爲誰也不能詳細計畫未來的國家。他最相

信的是：先宣布幾個原則，然後竭力把這些原則應用到具體計畫上去。他是一個切實相信自由和平等的人，但是他卻從沒有給我們看到：究竟我們怎能夠按部就班地實現這些原則，而不爲人所干涉。雖然，他對於自由結合的思想和人格發展的希望，比較許多烏託邦所含蓄的關於個人行爲的無數的國律，卻是一口新鮮的空氣。

蒲氏以後，那關於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動的一章，就從法國而轉移到世界其他各處去了，而且要等許多時候，法蘭西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運動才能對於世界革命思潮再有所貢獻。

第九章 歐文以前的社會主義者

【引言】 如前章所述，一切最偉大的烏託邦社會主義者，都是從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革命的法國產生的。其實，對於這社會思想重要的一派，有貢獻的，不單是法國而已，因為繼法國而起的更有英吉利，其最顯著的代表為歐文。

自十七世紀末葉本書前面討論英國時是到這時代為止的——至歐文，在英國有着許多具精構的社會理想和很遠慮的社會幻想的人。他們對於當時共產和社會主義哲學加上了他們的貢獻。而且這是勢所必然的。因為我們應當記得：當法蘭西在那動人觀瞻和血流成池的革命中經過時，不列顛島國社會生活中更重要的革命，就是所謂工業革命，也正在很堅持地，很殘忍地，很猙獍地進行着。

【自然法和民法衝突之繼續】 自然，十八世紀的英吉利有多處是承繼前數世紀的社會哲

學的。其中有一點是自然國家和民法國家利益上的衝突。這自然是要討論到共產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關係的。

【頗普爲調和者】那最先反對共產觀念的要算是詩人頗普（一六七八年至一七四四年）了。在他一七三四年所寫的一篇論人裏，他竭力要想調和這兩種社會的情形，並且想要證明人類天性中的那種放縱的性質，是使我們不能不在民法之下建設一個有條不紊的社會的。他說：人類應從螞蟻學到教訓，因爲螞蟻雖財產公有的，牠卻還是有秩序的。他說：『秩序是宇宙間第一條法律。倘使我們承認了這一點，那末，有些人一定要比其他的人更是偉大，更是富有，更是聰明了。』

【拍克】拍克（一七二九年至一七九九年）對於當時那種不絕地在增長着的怨聲很感動心，因此，他也參加了反共產主義的隊伍。在他一七五六年所寫的自然社會之申訴一篇論文中，他援引了一個主張自然社會的波令布魯克公爵的話，並且用了他絕妙的諷刺語，去證明自然社會和共產社會立論的可笑之處。其目的在使社會改良者知道，他們的鼓動是一定要引起革命的。同時他又很起勁地很鋒利地敘述了當時反對社會的話。所以這書對於當時許多保守的人，也發

生了極不安寧的影響。

【波拉克斯吞和斯密斯亞當】其他著名的反對自然社會的人乃是法學家波拉克斯吞（一七三二年至一七八〇年）和古典經濟學專家斯密斯亞當（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九〇年）。波氏一方面假定着：初民共產主義是有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卻聲言：爲保障各個人的安全和穩固計，私產是需要的。斯氏是經濟學專家。他一方面肯定：『在一切事物的原有狀態中……勞動所產生的是屬於勞動者的；』而一方面卻主張着：私產所激起的生產改良足以證明私產是可以有的，而且又足以證明保護這種產業的政府也是可以有的。

【馬爾薩斯的前驅華勒斯】當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家和法律家正在使我們注意私產價值的時，那批道德家也正在極力指出私產的罪惡，而華勒斯即其中之一。他是愛丁堡皇家禮拜堂的進步的牧師。華氏在他的各方面裏，提出了一條強有力的罪狀，以反對私產。他所根據的是：私產使許多窮人作了有錢人的奴隸和負重的畜牲。私產一方面使人過勞，一方面又使人養成惰性。私產實在不能促進人的道德。他的主張是：倘使我們要免除這些罪惡，那非把私產廢止不成。

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卻也應該承認：倘使要達到共產社會的地步，那我們還是有着許多阻礙。那些少數有力的人，是一定反對這急進的變動的。只有革命才能把人們促進到熱烈的境界中去，並且提高他們的犧牲精神，以成就這改革。或是有一批殊才異能的人先用小規模和有效的共產主義試驗去證明共產之真理，這也是介紹新秩序的另一方法。不過在達到共產社會時，那最大的障礙便是人口過剩。在共產主義之下，人類用不着爲贍養大家庭而感受到不方便。這廢除了以前的人限制人口繁殖的方法，而且非把生計壓迫着而重新產生一個貧窮的社會不成。爲了這論點，華氏便替英國保守派所通用的馬氏學說，立下了一個基礎。

【佩力僧正之比喻】那比較華氏批評個人主義更嚴厲的，要算是僧正佩力（一七四三年至一八〇五年）了。在他很生動地提出私產不道德的罪狀時，他說：『你應該看見田裏的一羣鴿子，牠們是不能隨意或隨處啄食的，除了需要之外，牠們是一些兒也不能再取的。九十九個鴿子把一切所得的集成一堆，但是對於自己，除了糠粃之外，別的一些兒也不留。牠們把這一堆留給羣中最弱小的一個鴿子，而且也許是最壞的。當這一個鴿子在吞食或浪費食物時，牠們在整個的冬季

裏圍着觀看倘使其中有一個比別的鴿子更是無恥更是飢餓的鴿子從貯藏着的東西中取了一粒去，那末其他一切鴿子便要立刻飛來把他撕碎。這就是人類中間習見無異的情形。」

雖然，他卻說：私有制度也有牠相反的利益，例如生產力的加增和生活便利的改良，這是他和斯氏相同之處。

【工業革命乃是英國的污點】佩氏在英國乃是最後用工業革命以前的情形，作爲他著作的背景的，著名的社會思想家。當這大牧師在敘述不列顛民族的困苦時，許多偉大的和深切的改革，正如雨後春筍般地在發現着，這是一七六〇年以後各種重要發明的結果。工廠在英國各地一個個地設立起來，財富堆積得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威至威斯說：『在以前沒有人烟的地方，現在卻舖滿了參差不齊的房屋，正像森林中的樹木一般——佔領了極大的面積。在這些房屋上面掛着一陣陣濃厚的烟，如同霧似的花圈，映照了晨曦之下一樣。』

在一八〇七年以前，工資是很高的，工作是很多的。不過，後來，在勞動情形中卻發生了失業和墮落的現象。因爲如果我們要使社會適應於這偉大的經濟構造的改變，那末，我們非有和平、審慎

的精神和社會改良不可。但是我們所有的卻是戰爭，對於不滿意的人的壓迫，保護狀議案的懸擱，叛背案的研審，沒有辯別的救濟和馬氏的人口論——這正可以鎮定那已經被震動過的國家的良知。

【陸克和邊沁的勢力】自然，工業革命和牠的餘波產生了一批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家。有許多人的激烈的結論是根據於陸氏政府論中所提出的哲學的大前提。其他人的論點則根據於邊沁。那些信從陸克的社會主義者說：陸克是以公共領有權為自然的。這樣，私產便不是自然的，是應該被廢止的了。陸克說：先有勞動，然後有產業，有財富。這樣，一切從勞動生產中扣下的，例如租金，利息，和利潤，都是與自然相反的了。陸克主張：自然——合人性而言——是上帝的法律所統轄的。因此，一切改良都應當以恢復自然律，或與自然律得到和諧為指歸。

邊沁社會主義的信徒，在有一個時間，是反對陸克的。他們在另一點上立論。邊沁以為政府或其他社會制度的實在的試驗是：這一切制度的目的，是不是在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不過，社會主義者說：私產制度是經不起這試驗的，因為在這制度下，一般民衆是一定要受痛苦的。這制度斷不

能引我們達到安全的境地。還有，工人的產品既是不穩固的，那他非與資本家和地主分用不可。所以，共有是唯一的替代。

【斯益斯之單稅制】在工業革命時，那些進步的領袖，按大體而論，可以分爲農地改革家，單稅制度的前驅和共產社會主義的作者數派。前一派的主角是斯益斯（一七五〇年至一八一四年）奧格爾維（一七三六年至一八一三年）和佩因（一七三七年至一八〇九年）。斯氏是蘇格蘭的教授和單稅論的始祖。他是這派的第一個人。當他還是不甚知名的教員時，紐喀斯爾、達利和其他城市中的公司正在開墾公地，把公地租給他人，作爲耕植之用，並把租金分給股東。至於平民，那是得不到什麼的。此外，一般平民又都正在反對公司，爲他們的租金而提出他們的要求。斯氏看到這種衝突，便決意爲根本改變土地領有權而奮鬥。這改變土地領有權的計畫，是一七七五年呈送到紐喀斯爾哲學學會的。斯氏假定着：在自然社會中，土地是公有的。他說：私產的起源，在於契約。但是契約是一定要束縛人，而非重訂不成的。不過他們有沒有重訂呢？對於這點誰也沒有注意。還有，政治社會之目的，並不是要把新的擔負加在別人身上，卻是要釋放人民，脫離擔負。陸克會根

據了勞動，爲私產辯護。這論調，在工廠主人方面也許可以成立，不過在地主方面，這論調卻是不行的，因爲誰也不能說土地是貴族所造成的。所以土地就應歸還給牠自然的承繼者或一般人了。這土地也許轉移到牧師手中，但牧師卻只能把牠很公道地租給農夫，這租金就是唯一的應徵之稅。過了幾年，他又說：一般人奮鬥的真的目的，並不是政府的方式，卻是『一種可以把我們從堆積如山的錢財所發生的致命的災厄中救出來的社會制度，因爲這錢財是不過叫少數有錢的人和無知無覺的巨獸，驅全世界人死於饑餓罷了。』

斯氏在街上兜售他所寫的小箋。這震動了那些哲學會的安分的會員，把他的學生嚇跑了。他屢次是攻擊政府而被捕入獄。但是他對於自己的安逸卻完全置之不顧，而不絕地宣傳着，直到死時爲止。他的目的乃是在根據他的方法，去達到一個有道德，有快樂，有知識的人類的時代。

【奧格爾維與土地改良論】在實際意見方面，那比斯氏更鋒利，更審慎的，要算是亞比爾頓大學人類學教授奧格爾維了。奧氏聲稱：爲施行土地壟斷，人類的快樂便都被侵略而拘束了，如有數世紀之久，這比石王的暴虐，祭司的偽善和律師的詭譎的總和還要厲害，雖然這些事造成了

人類社會最大的痛苦。

他從自然律得到了兩種原則：第一，各人在土地上有平等權利的；第二，各人既因勞動使土地的任何部份加肥了，那末，他對於這膏腴所產生的分外產品，或是牠的價值，是應當有權利和把這權利轉給別人。還有，『倘使有人享受了一種既不能與這事業，又不能與他自己的努力，更不能與他祖宗的努力相符的進益，那末，這人便是盜賊，因為他已經得到了欺騙或掠奪社會的工具……大地主遺傳下來的進益……是懶惰的酬報。』

雖然如此，這位亞比爾頓教授卻還是相信：倘使立時造成大的改革，那是一定要有危險和痛苦的，只有在最短期內制定法律，這個辦法是和緩者。按照他的計畫，土地仍可留為私有，不過租金是應歸仲裁規定罷了。

【佩因提倡遺產稅】這派的第三個人是佩因。在他所寫的人的權利裏，把土地和改良分別而論。他說：土地的自身是屬於社會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土地改良之價值，卻是屬於那創造價值的耕種者的。社會既是土地的主人，那牠儘可用十分之一的遺產稅來作為地租。這樣，牠才可以把

這樣收來的錢分配給無產者，以補償他們自然權利的損失。對於這提案，斯氏在他一七九七年所寫的嬰孩的權利裏批評着說：這是爲了一頓紅豆羹，把人民的嗣業權賣了的辦法。

【葛德文和主知派】斯氏，奧氏和佩氏的說數，對於許多平民雖是很適宜的，但是他們卻不能感動在法蘭西革命狂熱時那些激烈的主知派的人，因爲這批人都已經念過盧騷和百科全書派火也似的話。他們除了政治的淆亂，私產的廢止，理智的絕對權，博愛，以及對於社會義務和社會正誼的樂意之外，什麼亦不能滿足他們。葛德文把這要求很動人地解釋了。他是一個具有新聞學頭腦的解職的傳道士；在一七九三年，有一天早上，他起來寫了他的對於政治正誼的研究，因此，名就大噪。

【葛氏攻擊政府】葛氏的社會觀念始終是根據於抽象的論調的。他以爲：人並沒有什麼天賦的善意或惡意；卻不過有接收感覺的被動力和達到理智的主動力罷了。理智可以把感覺變爲思想，思想是道德行爲的基礎。倘使社會制度是根據於正誼的，那末，印象，思想和動機便都是善的，而惡的可以消滅，就是人類也就可以逐步地改良了。但是那根據武力和暴動的政府卻是要助長

惡的，因為牠是一切以非正誼爲根基的制度的保障。這種政府是要延長非正誼的命運，並用威權的鏈條去束縛人類的。總之，政府是惡的，社會是自然的；政府是從罪惡中產生出來的，社會是根據於人類的需要的。只有平等和一般人對於普通利益的共同思維，才能廢止政府。這是知識的定律。

【廢止私產】 倘使正誼是行的，那末，不但政府應當廢止，就是私產制度也應消滅；因爲私產制度所產生的便是不平等，而不平等所養成的，在於有錢的人是虛浮和邪惡；在於窮人是奴隸身分和不道德。私產劫奪了工人從容的時間，使他們沒有培養智識的機會。其實，從容乃是國家真實的財產。而且，唯有經濟正誼才足以造成非常的改革。

『正誼行，然後有平等。』這樣，勞動才得爲一種輕快，怡情和溫存的操練。這樣，各人的飲食雖是簡單，但卻是很衛生的。這樣，各人都可不偏不倚地使用他肉體等功能，而得到精神上之愉快。誰也不會因過勞而致麻痺。一切人都可以有從容的時間，去培養他們慈祥的情緒，並用智能以求智識上之進步。若是每個人都可以進入這智識的園地，那末，智識的進步不是很快嗎？還有，道德的進步要和知識一般。在現有產業制度中所不可避免的罪惡，在社會國家中，是一定沒有的，因爲在社會

國家中，人類對於自然產品的權利是一樣的……誰也不會作他鄰舍的仇敵，因為他們不會有爭執的問題。因此，慈善就成了理智世界之王。」

【各取所需】葛氏對於聖西門所主張的按照才能而得報酬的一說，是很不以為然的。他說：倘使一個人，只爲了他工作偉大的緣故，而他所得的竟然可以超過他的需要百倍，那真是不公平，因爲誰也沒有獲得過量的食品的權利。倘使一個人有十個麪包，同時別人連一個也沒有，那麼，照普通正誼而論，沒有飯吃的人儘可從富裕的人手中得到足夠的麪包來充饑。在另一方面，他卻贊成以後勃郎所採用的原則，就是：『各取所需。』葛氏對於未來的烏託邦並沒有什麼計劃。他所主張的並不是共產社會，卻是一個自由的個人社會，在這社會中，各人可以致力於人格的發展。他對於世界人口過剩這一點並沒有像華勒斯那樣擔憂，因爲他相信人類思想是儘可應付這事的。

葛氏在他以後的幾種作品中，爲了法國革命的緣故，更相信武力是不中用的，並且明目張膽的說：倘使要得到新的秩序，那我們所依賴的工具只有理智和宣傳而已。此外，他就是對於庇得在反對那些主張用暴動來達到他們目的的人時所採納的壓迫手段，也是贊成的。

【詩人所夢想的自由——威至威斯】當葛氏的政治正誼的研究在一七九三年才出版時，威至威斯，哥爾利治和騷狄不過是一個二十三歲，一個二十一歲，一個十九歲的青年罷了。但是這書對於他們的思想卻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其時，威氏才從法國回來。他在法國結識了許多法蘭西的革命者。他感覺到當時的痛苦乃是人類道德復興的預告。他要看見烏託邦之建設，不過這烏託邦並不是在什麼祕密的島子上，卻是在我們所有的現世界中。在這世界中，我們到末了或者可以找到快樂，或者找不到也未可知。對於那時代，他說：

在幼年時代度日啊，真是幸福無量，

但是青年的生活卻是天堂樂未央！

我已從光明步近暗陬，

和其他的青年們一般模樣；

我情願拼命地向前奮鬪着，

且試試我所見到的利器究竟怎樣

我開始很嚴重地思想，思想：

國家的統治和管理究應怎樣。

我竭力地研究國家的強弱和貧富，

我又研究到國家的幸福和痛苦，

那都是依國法和政體而定的，

究竟到了怎樣的程度。

當革命的恐怖使他懷疑到自由和平等是否立即可以實現時，葛氏的書出版了。這書使他「看透了世界一切的癥結，用果敢的情操……把社會自由建造在個人自由之上。」

【哥爾利治和騷狄】哥爾利治和騷狄是劍橋和牛津的學生。他們都感覺到同樣的刺激，對於新時代寫了許多戲劇，聖歌和抒情詩。騷狄借着台勒耳英雄的口，把以前自然律下的共產主義

敘述着：

因爲我們已從自然受了需要的供應，

再沒有你我的藩籬來限制我們的旅行！

只是啊，只是這人類傲慢的自私心，

使他爲所堆積的而竊以自幸，

更貯藏劫自弱者的無聊貨品，使貧者餓死。

但不顧正誼的他，卻還可憐他們，假惺惺！

哥氏不滿意於詩的幻想。他所要求的是很隨意的和立時的試驗。所以在一七九四年，他便建議於騷氏，要他組織一種共產主義的殖民地，這殖民地叫做萬民政治之鄉。在那裏一切都是平等的。他說：『咳，我能有這計畫麼？我的頭我的心都是活着的。在戰亂中提出了我的辯論』。但騷氏卻是一個有資產的人，他決意不和哥氏合夥，於是哥氏回答說：『我失掉了你，因爲你失掉了道德』。

不過爲了法國失望的報告，哥氏的熱心也冷了下去。於是一切詩家都又恢復了他們對於政

府制度的信仰。雖然如此，但是在精神方面，騷氏卻還是反資本的，並且又極力反對一切廠主，說他們是一般人痛苦的原因。威氏一輩子表示他對於民衆的同情，雖然哥氏後來慢慢地成了一個保守者。

【荷爾分析階級鬭爭】 在我們把我們的視線從十八世紀轉移到十九世紀時，我們所看到的是一般人對於勞資鬭爭已慢慢地注重了。這在不列顛醫學家荷爾的作品中更是顯著。荷爾乃是首先用統計去證明利潤制度的不公平，和解釋勞動階級那種方興未艾的不滿意的人。在他一六〇五年所寫的文化之果中，他把一般人所稱謂之文化批評着。因為這文化把社會分作了有錢的人和沒有錢的人。窮人的生活是短促的，艱苦的，他們對於身體和知識是得不到相當的培養的。反之，財富對於大多數人生活所具有的能力，比君王的威權還要偉大。他說：『貧富間的情形正像代數學的正與負，是絕對相反的，是互相破壞的。』十分之八的人僅得到了八分之一的財富，在另一方面，十分之二不生產的人倒得到了八分之七。換句話說，一個工人爲着資本家辛勞的工作了七天，但是他自己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孩子所得到的只有一天。這正像拉丁詩所說：『蜜蜂啊，

你們造蜜，不是爲自己的。牛啊，你們使地上結實，但這卻也不是爲自己的。』

【戰爭的經濟原因】荷爾對於戰爭原因的經濟分析，似乎是極新穎的論調。他說：財富是一切國際戰爭原因中最有力的一種，因爲戰爭的目的在擴大商業和領土或在壓迫國內因有錢的人要爭權奪利而起的革命運動。有錢的人把那種所謂戰爭的榮譽說給沒有錢的人聽，而不向他們說明：戰爭的另一方面乃是痛苦和死亡。那有錢的人，究竟怎能消滅理智和道德，去引誘人謀害他的同胞呢？

雖然如此，但是荷爾卻不信現有制度是有意識的隱謀的結果。他感覺到：就邏輯言，現有制度是因爲一般人把土地分作大地產而發生的。因爲，這麼一下，就有所謂不平等和工商業之營利。自從我們有了工廠之後，苦的人比較以前還苦。所以補救的方法便是把土地歸爲國有，去分給小農民，並把農業作爲根本實業。荷爾作品之所以見重於世，與其說是他建設的意見，那還不如說是批評的分析的好。荷氏把根據於自然律之革命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鑄於一爐。

【可耳哥荒之『誰得到英吉利的財富』】還有兩個作家，他們雖然不是急進者，但他們卻

着實影響了最初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這兩人是可耳哥荒和李嘉圖。可氏是一個法學家，是一個市政長官和商人。他是首先向英吉利述說她經濟生活內容的人。在一八一四年，他的論不列顛帝國之財富能力和財源出版了。在這書裏，他根據了統計，把不列顛島國的財富和分配財富的方法敘述着。第一，他先把他所有的正式公文分析了，然後，他總合起來說：一切貴族無論是高的，或是低的，各人每年所得的都在二百至四百鎊之間。社會主義者和其他的人時常應用這種數目，去證明現有秩序的不平等。

【李嘉圖和他的工銀價值論】李嘉圖對於一切過去的事，雖是很保守的，但是在他抽象的分配制度裏，有兩種他所發揮的論調，卻正像社會主義磨盤中的米一般，其中一條是勞動價值論。照這論調，商品的價值是根據於勞動和貨品生產時所必須的勞動，或最不合適的生產情形下所需要的勞動的數量的。第二是他的工資論。照這論調，那規定工資的並不是工人的產品，卻是工人的生活，和工人在維持家庭時所需要的衣食住和其他物品。

許久一般社會主義者，都相信這些論調所說到的資本制度下的經濟關係的話是不錯的。但

是他們卻都反對勞動是財富的根據。因為倘使在最合式的情形之下，人類所得到的僅足以養活他們和養成以後的工人，那末，這制度根本是錯誤的了。

【塞理】塞理（一七九二年至一八二二年）是當代革命的詩人。他根據了以上所說的反抗精神，向民衆說：『你們播種，但收割的卻是別人；你們掙錢，但保留的卻是別人；你們織衣，但穿的卻是別人；你們造兵器，但是負荷兵器的卻是別人。』

【法國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反應】法國的革命和英國的工業革命不但產生了許多社會改良家的抗議，而且也產生了許多工人團體或近代勞動運動的前驅。這些團體不時地和政府衝突，同時，爲了法國革命，政府已如驚弓之鳥，所以決意用殘酷的手段去壓迫英國一切暴動的徵象。

【倫敦通信社】倫敦通信社乃是一切最早的工人團體之一。這通信社的目的是民主政體和社會改良。他們的領袖是哈狄（一七五二年至一八三二年）。他是一個蘇格蘭的皮匠。還有德耳服耳（一七六四年至一八四四年）。他是一個演說家，是一個詩人。通信社是一七九二年組織的。後來，就在平民間開始牠鼓動的工作。因爲這社是和法蘭西會議有關係的，又因爲牠的行爲是

革命的，所以政府就加以武力。他們的領袖在被捕之後，是按照最高背叛的罪審問的。但爲了厄斯琴的辯護，他們卻均以無罪免。德耳服耳在他所整備而沒有用過的申訴中，提出了他組織的要求：『倘使窮人的選舉權是和雇主一般重要的，那末，我們在每年選舉時，便不應忘記窮人。但我們所聽到的是：代表的人是一定要有財產的，因爲那輔助政府的是財產。什麼財產是能夠造成海軍，還是能夠供給軍隊的行伍呢？……除了人類勞動之外，就無所謂財產了。其實，最有價值的財產，乃是窮人額骨上的汗血。從這財產，我們才得到其他一切物品。沒有這財產，那末，就是那些偉大的人也是要餓死在他們所假定的豐富中。……公平法律的對象並不是不可移動的物品，卻是人類。因此，凡是關係一切人的事都應和一切人共同商榷，或全部份的人的命運都應當由全部份的人決定。……少數人不是……多數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主人。』

從此，普選就成功了一切通訊社重要要求之一，因爲普選是獲得經濟平等的利器。這組織繼續地工作着，有數年之久。不過一七九九年的通信社法令禁止了一切政治社會的交通；到末了，這法令還是把通訊社壓住了。——其時爲了法國革命的緣故，統治階級異常驚惶。

【未來革命的先知】 政府雖然知道怎樣壓迫那些不平的人，但牠卻不知道怎樣消滅那些產生不平的罪惡。因此，在膨脹着的工廠制度下，那無拘束的個人主義，在一般人身上所發生的浩劫，便造成了不時的革命預言。騷狄在一八〇七年聲言着：『倘使這工廠制度繼續地擴張着，倘使窮人的痛苦和墮落像工廠人數一般地飛漲着，那麼，我相信：革命是一定要發生的，而且一定是可怕的。』三年後，愛丁堡評論說：『照我們看來，現在這國家的大部份人已分爲兩個很兇猛很毒辣的派別，就是主張仲裁權的貴族以及主張革命和共和主義的民主黨……倘使輝格黨的領袖不先退讓而後再來約束人民……那麼憲法的自身君主政體和輝格黨的貴族，在最短期間，都要一掃而空……現在這國家的全部正是火也似的被燃着了。』

【機器的毀壞】 革命雖然沒有實現，但是各城卻爲了抗議的人沸騰了起來。最初，工人們組織了許多團體，其目的在完全毀壞機器。有一批叫做拉德黨的工人，他們對於在應用機器後所發生的痛苦是很痛恨的，因此，他們便感覺到只有把機器毀壞了，只有『復古』，他們才可以得到補救之法。不過，這種怠工卻引了許多反對『毀壞者』的嚴苛的法律。一八一三年，有二十光景的工

人便因此而上了斷頭台。

【要求選舉權】有許多社會改造家極力證明這些含有破壞性的韜略是不中用的，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是科伯特。他是一種很流行的星期刊物註冊者的民主黨的編輯。他說：如果把一切生產工具統統毀壞了，那是無濟於事的。所謂寡頭政治，苛征暴斂，低賤的金融以及一切反對工人的穀令和結社法的唯一的救濟，就是在有一個從大家推選出來的國會。這信念竟然得到了牠的根基，因為在中等社會和工人中，那些要求普選的人慢慢地增多了，並且在許多星期刊物，公共會議和社會中發表了他們的要求。

一八一八年布拉克本婦女改良會所通過的決議案，正可證明這時代的革命精神：

「因為機器的改良，那些產生農工物品的工具，就駭人耳目地陡增了起來。按理，一切工業勞動者是應該比在機器改良以前得到更多的產品的，但是爲了徵稅和種種約束的法律，他們居然退化到了瘡痍滿目的地步……其實，倘使沒有得到對手方的許可，那末，誰也不能享受他的勞動的。如果我們想到官吏和領取年金的人的數目，那實在是可以令人戰慄的。但我們卻是在貧窮，奴

隸和困苦中討生活。我們對於那些不公平和不自然的條律的抗議。我們所要求的是普選，和逐年改選的國會以及投票。」

穀法和結社法

來提出我們

但是在政府看來，普選運動是和機器毀壞一樣危險的。於是政府便藉口於一八一九年八月曼徹斯特聖彼得工場的騷動，通過了所謂六法。在有一個時間，政府竟然把英國一切民衆騷動撲滅了。不過在蘇格蘭，一切示威運動卻還也繼續地舉行着，許多工廠區內的組合也成立了。司各脫爵士對於當時的騷動和組織寫着說：『沒有鏈子的魔鬼似乎已經到了我們中間。』他又說：『格拉斯哥的義勇團在白天操練，但是急進派卻在晚上操練。只有積極的武力才能把民衆壓迫下去。』

一八二〇年，暴動領袖在那些有工廠的市鎮中的蘇格蘭人房屋的牆上，張貼了許多要一般人在沒有得到普選以前停止工作的宣言。他們的口號是：『權利平等』——不是財產平等。受感動的人很多。但是因荷槍而被逮捕，或在小戰中受傷者卻也有之。哈狄雅各之祖哈狄安德烈和另外兩個人都爲背叛而被處了死罪。

【斯益斯的信徒】同時，有許多別的團體，卻還是在各方面宣傳着，其中有一派是斯益斯慈

善派（這是斯盆斯信徒的稱謂），這派分四團，每團十人。他們根據了他們的活動，居然給了人以一種印象，就是他們是操縱工人階級的運動的。他們主張着一切土地都應還給人民。他們反對拿破崙戰事，因為照他們看來，這戰事是不過爲着俄羅斯的利益而有的。他們組織了許多示威運動，有的竟作了暴動的導線。不過斯盆斯黨所遭遇的卻是和倫敦通訊社，拉德黨以及那些主張普選的人所遭遇的一般。後來，政府制定了反對他們的法律，因爲他們的目的是在沒收土地，分配土地，和反對國債。從此，大多數斯盆斯黨徒就停止了暴動。不過，有五個人，爲了痛恨政府殘忍和壓迫政策，卻放棄了和緩的改良方法，藉着政府暗探的輔助，組織了一八二〇年的所謂「伽圖街隱謀。」末了，他們竟爲暴動而犧牲。從此，不列顛歷史中最騷動和最可怖——同時在知識方面又是最活動和最繁殖的——幾十年便閉幕了。其時，塞理爲時代精神所鼓盪，寫了馬布皇后時代之詩和放任不拘的伯羅米修士。此外，這些情形又產了一個極有才幹和極有了解力的新的改造家，這就是

歐文。

第十章 歐文

【歐文的時代背影】 這是歐文活動的時代背影。他是一個辦工廠的人，是一個烏託邦者，是一個主張合作的人，是不列顛社會主義的鼻祖。工業革命把不列顛的工業徹頭徹尾地變改了。英吉利的財富因之陡增。辦工廠的人的錢櫃堆積如山。至於工人，那他們所得到的是失業，困苦和饑餓。作孽的童工增加了數倍。從前主人和工人間的個人關係是沒有的了。製造廠和工廠的勞動民衆整千整萬地集合在一起。經濟勞動和政治勞動的團體雨後春筍似的觸處皆是。這許多組織，在統治階級確是一種極大的憂患之因，因為他們深恐法國革命或將重演於不列顛。結果，他們躲避的方法並不是補救，卻是嚴酷和壓迫的法律的製定，以爲這是防止公然反抗的無上妙策。恩格爾寫着說：「在這危急之秋發生了一個改造家，他是一個辦工廠的人，是一個性質高尚而簡單的人，但同時他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天生的領袖。」

【歐文早年的生活】歐文在一七七一年五月十四日生於威爾斯北部。他是一個馬鞍匠和鐵匠的兒子。他雖是很努力，但他所受的教育卻是很有限的。在十歲那年，他就做了斯坦福裁縫鋪的學徒。徼倖的是他的東翁有着一個精選的藏書樓。於是青年的歐文就不時地在書本中討生活了。在他滿師的時候，他已與幾家倫敦和曼徹斯特的公司發生了關係，而且成績也很可觀。所以到了十九歲，他就做了曼徹斯特一家大棉紗廠的總理。這廠所用的工人有五百人之多，其產品比較普通市價要多值百分之五十。於是，歐文在全國紡織界中便飛黃騰達地發展起來了。『我們不必懷疑，就是在這樣年輕的時候，歐文已經做了英吉利首屈一指的紡織者。他所以能達到這個地位者，是因為他自己的才能和他對於這買賣的知識。』

不久，歐文便做了股東。不過後來他把這事辭去，而與另一家深有根柢的曼徹斯特工廠發生了關係。他未來的夫人是得爾女士。這是他爲了這公司出外貿易時遇見的。女士介紹他到蘇格蘭新拉拏爾克她父親的廠裏。後來他和他的合夥者竟然使這工廠達到三十萬金元的地步。

【歐文改造新拉拏爾克】自從他把這工廠買了過來而與得爾女士結婚之後，他就搬到了

新拉拏爾克在一八〇〇年正月一日他就做了總理使這纔買得的廠開始工作在新拉拏爾克鎮上居民約有一千三四百家，而貧苦的孩童卻有數百人之多，在工廠中，什麼偷竊，醉酒，和其他一切的罪惡無所不有。大多數人家所居住的只是一間陋室。就是這陋室也是很合乎衛生的。孩子工作的時間過長，使他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

歐文爲了他以前的成功，就興奮起來，決意要在工廠的專門設備外，更注意於人道的設備。於是，他就實行他極嚴厲的衛生法，並且又設立了許多可以使工人按照本錢得到他們的必需品——比以前的價值要減少百分之二十——的鋪子。此外他又建造了許多合適的房屋。他把工人行爲登記着，作爲升擢的根據。他不准工人喝酒。他爲工人的子弟設立了幼稚園，並且又創設了一種新的普通教育制度。

一八〇六年，合衆國禁止棉花出口，而他的工廠也就不閉歇。但是在商業蕭條的時候，歐文卻立下了一個很驚人的先例，就是照例支付工資。結果，這改良，使工人的生活得到了一種非凡的改造，新拉拏爾克社會就因着節制，清潔和知識而聞於世，而且又成功了研究社會問題的人，和

政治家，甚至於有些貴族們的心思歸集之所。後來，俄皇尼古拉也是前往參觀者之一。

商業並沒有受這些革命的惡的影響。反之，一切工廠倒爲廠主掙了比以前更多的錢。不過，有許多歐文的建議是非有一筆鉅大的開支不成的。這便引起了股東的煩言。結果，就是新股東的組織。但是在他們中間意見卻還是分歧。到了一八一三年，歐文才得到了清教徒阿倫，哲學家邊沁和其他願在他們的營利上只取百分之五的人的輔助。於是，在拍賣時，他用八十萬金元把這公司收買了。當第二次股東結賬時，他們發見：這公司在過去四年中，除本錢應付之百分之五外，淨賺之數和賣價幾乎一般。一八一六年，新拉拏爾克學校開幕。從此，他的廠工教育計劃也就成功了。十二年後，公司中人爲了他不正宗的宗教觀便發生了爭執。結果，他脫離了商業。關於歐文在這工廠市鎮上所有的社會試驗的結果，格勒斯孔姆（一個美國的旅行家，在那地方也曾住過幾時）寫着說：『照我看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總沒有一個工廠社會是這樣有秩序，有良好的市政，安寧，和有理性的享樂的。』

【社會的目的是快樂】自從歐文擔任了新拉拏爾克工廠以後，不久，他就感受到更大的社

會問題的興趣。一八一三年，當他組織新公司時，他第一篇論文論行爲的養成出版了。這論文所包含的是他的社會哲學。在以後兩年中，他在別的論文中把他的意見揮發着。

在這些論文和其他論文中，歐文的社會哲學是根據於他的朋友和合夥者邊沁的論題的，就是人類社會的目的是在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各人應當追求快樂，無論其爲個人的或是團體的。他說：『人生至要和必須的目的乃是快樂……但獲得快樂卻不是一個人的事。孤立的快樂是沒有用處的。一切人都應在這快樂中有分，否則，只有少數人能有這快樂了。因此，人類的志趣只有一個，就是全人類行爲的和平以及感覺的快樂。這是人類天性原有組織所應當具有的……然後，他們才可以進而至於那最高的限度，就是他們自己個人的快樂……於是，人類唯一的競爭就是誰能把快樂推廣到其他一切人身上去了。』

在未來時代中人類唯一的宗教是快樂的產生。所謂禮拜上帝乃是發展有用的實業，追求知識，各說真話，以表示快感的意思。這快感是合乎自然真理的生活，是我們所非有不可的。

【行爲是爲人而有的】現在我們所有的不過少數快樂的個人而已。快樂的國家還是在不

可知之列。爲什麼要這樣呢？歐文是一個唯理主義者，所以他說：當時不快樂的原因並不是在人類的意志中，因爲那指揮人類動作的並不是意志，卻是理智。所以不快樂的原因乃是發生在信仰的錯誤中。所謂錯誤的信仰，就是人類的行爲是自己造成的。這真誤謬極了，因爲實在人類的行爲是從他生長，居住，和工作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惡的境況產生惡人，良好的境況產生善人。現在，人類爲一些產生自私自利，無知無識，罪惡，偽善，狠毒和戰爭的環境所包圍着。倘使新世界是能夠實現的，那末，第一件事就是宣傳養成行爲的方法。這就是說：人類的行爲並不是自造的，乃是人造的。倘使我們接受了這真理，那我們真是替產生善行的環境立下了一個基礎。

其實，歐文以爲：『一切行爲，無論其爲最善的或是最惡的，無論其爲最愚的或是最聰明的，在任何社會中都是可以產生的，就是在全世界也是可以產生的，只要我們能用正當的方法，而且這方法大半是在那些對於人類事業有權力的人的手中，是他們所能左右的。』

【教育的能力】 社會一切居民可以藉着教育以習練美滿的人生。歐文的意見，教育是應當普及而強迫的。我們最初就應當把友愛，殷勤和立身的原素教導孩子。這樣，那孩子就可以感覺

到：『對於劣性的人發怒是無謂的，因為人類在養成這些性質時他們都是被動的，是無法可治的。』這樣，這孩子就可以滿有寬恕的精神和善意，而且情願善待一切的人了。

【財產富裕的需要】 富裕的財產對於一個正當的環境是必須的，因為倘使沒有剩餘的財產，那許多人便要過貧窮的生活。至於貧窮那是許多社會的和個人的流弊之源。他說：微倖的是那種發展行爲的真理現在已經在廣播着，財富的生產額已經達到可以使一般人脫離貧窮的地步，這是歷史中的創例。

【職業缺乏的保障】 如果要達到這理想，那第一步便是勞動局的建設，使工人得到一種真正全國一致的常備職業，凡是需要的人都可立即得到職業。還有，長久的職業是可以消滅那種發生和助長惡習慣的環境的。那時歐文已相信大的改變正在進行着。他說：『看哪，全民衆正在充分地活動着，正在增長他們的能力，正在預備着。不久，他們就要突破這樊籠了。』

【最初的目的改良】 當歐文剛在爲他的同胞們設法創造更美滿的環境的時候，他還沒有財產革命的思想。他所要廢止的不過是那些關於汗血，無知和仇恨的罪惡罷了。他所依賴的是

個人的自動，法制和教育以消滅一切社會不整齊之處。當一八一三年或一八一四年他向同廠的人演說時，他使人注意的乃是不染污點，善爲保管，和油滑的機器的偉大生產力，他說：『因爲得到適當的工料，那些不能自動的機器竟然可以產生這樣美滿的結果，倘使你把同樣的注意力放在強有力而構造得更希奇的活機器上，那你的希望豈不更大嗎？』

【爲勞動立法而奮鬥】從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一八年，他費了許多精神和金錢去促進勞動法的制定，以減輕工廠制度中那種最大的罪惡。一八一五年，他在格拉斯哥召集了一切顧主，開了一個大會，其目的在反對嚴苛的棉花進口稅，和設法改良勞動狀況。在他向大會演說時，他把工人黑暗的情形描寫了出來，並且又聲言：他情願儘他所有的智能去反對一切推廣棉業的計劃，『因爲假使不同時去糾正棉業所創造出來的罪惡，那末，棉業之危害工人，比較西印度奴隸制度之危害可憐的內革羅人還要利害。』他的結論是：『打倒棉業。如果國家的政治權也依賴棉業而不肯爲人類去犧牲生命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那就連國家的政治權也應該被打倒。』

不過一般人對於歐文的請願卻很冷淡。只有他反對棉花進口稅的抗議倒着實得到了一般

人的響應。在以後數年中他竟然印了數噸重的印刷物，其目的在要求國會以每日十二小時爲工廠時間的最高限度，連一小時半喫飯時間在內。他又要求國會禁止十歲以下的童工，以每日六小時爲十二歲以下的孩子的最高限度的工作時間。他更提倡學校的設置以便教授讀書寫字和數學。他請庇爾爵士提出這些要求的議案。一八一九年，這議案居然被通過了。但是通過的方式卻像沒有能力似的，因此對於勞動狀況還是沒有什麼效用。

【歐文一變而爲烏託邦之信徒】一六一七年，歐文在他解決失業問題的提案中，把自己完全與烏託邦的作者列在一起。前一年的年底英吉利經過一種經濟恐慌。這種大恐慌是開國以來所沒有經歷過的。其原因不在荒歉，而在過量的生產。賑濟的要求異常迫切。到末了，衆議院便不得不設立了一個所謂貧民律委員會。歐文爲着這委員會寫了一個報告。翌年，他又寫了一個報告給在愛斯拉沙伯開會的各聯合國。

在這些和其他報告中，歐文宣佈着說：自從人們把機器介紹了進來以後，世界便爲財富所浸透而機器代替了手工業，就是國家也把工資議案取消了。工人沒有能力去買他們所生產的物品，

因此一切商品都留存在倉廩和棧房中而不得其出售之道。只有消費力和生產力一齊進行了，那失業和工業危機才能消滅。不過倘使工業的目的還是在個人的利益而不是在社會幸福，那失業和工業危機還是不能消滅的。他又說：若是工人沒有徹底行動，那他們是一定要被壓迫至水深火熱和失望中的。他說：『人類正像站在一個下臨深淵的崎嶇棧道上一樣。』淒慘的事是：大批的工人現在正遇着飢寒疼痛，因為他們生產了過多的財富。

【歐文的平行四邊形】

歐文主張着，那補救的方法便是共產主義。不過這方法卻應當逐步

使用才行。現在我們應當先替失業的人組織幾個統一和合作的村莊。這些村莊所包含的為地一千至一千五百畝，居民五百至二千人。他們的工作是農業和製造業。他們所居住的為方形的房屋。這些房屋乃是在各社會的中間的。其中包含着公共宿舍，膳廳，圖書室，閱報室，學校等等。在這四方房屋的中間或外面應有花園和遊戲場。至於洗衣處，工廠，農業房等等，那是可以在外花園的外面的。各家所居住的為一各別的房間。孩子在還沒到有三歲以前是由各家完全負責的。不過到了三歲，那我們就可把孩子交給社會，由社會去教育他們了。此後，只有在喫飯和其他正當休息時，父母

才能看見他們的孩子。

在各社會中，應有各種職業，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業了，還有一部份是製造業，而且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都該用最新式和最良好的機器。除了孩子之外，我們應強迫工人去做一些有用的工作。在各社會中，我們應有一位有資格的工業專家去監督一切。

無論個人，牧師，貴族或國家都可以設立這種社會。一切社會都是獨立的經濟單位，對於城市和鄉村的利益，牠們是應有盡有的。其他如工業的效率，生活的經濟，教育和分配的公平，也應當超過歐文時代的工業社會。不過一切組合雖然是獨立的，但卻不是孤立的，因為倘使市鎮的人數增加了，那他們便應當根據十百千萬把組合組織着，直到全世界都有了組合為止。這樣，現有的國家自然是用不着，而可以被遺棄的了；這樣，人們便不知貧窮和侵略為何物；這樣，一切人都要根據友愛和合作的精神而去工作。

這正像坡德摩耳所告訴我們的一般，就是歐文理想社會的描寫是『一定爲他全部的本性，個人的經驗，環境和當時一切情形』所限止的。這就是數年後法蘭西大烏託邦信徒傅立葉的方

陣的根基。

一般人對於歐文的計劃，或說得發笑些，他的平行四邊形，是信者甚稀的。就是倫敦的工人於一八一七年在兩次公共會議中也反對這提案。他們的理由是：這種計劃太是嚴厲，對於個人行動太爲約束。

【歐文攻擊宗教】歐文以爲他的失敗是因爲教會和經濟學家的隱謀。一八一七年八月他在泰文市民會堂中反對那時一般人所傳說的宗教的錯誤，並且說，宗教是人類在認識真的快樂時的一種障礙。但是這種對於人民生活中盤踞日久的堅固的信仰的攻擊卻引起了許多信從的人的離異，尤其是中等和上等階級的人。從此，他社會改良家的勢力便漸次衰退了。

【請求勞動階級放棄仇恨之心】一八一九年，他用他再接再厲的精神在倫敦工作着，其目的在徵募鉅款，以便開始他的試驗。但是他的努力卻還是無用。同年，他的告工人出版了。他願意在他們要從貧窮和無知中解放出來時幫助他們，不過他們必須接納他對於人性的說教，放棄一切暴動和對於統治階級的種種仇恨才行。他告訴他們的是：無論貧窮的或富有的，無論統治者或被

治者，都是有他們共同的利益的。上等階級並不是情願壓迫工人。在一切工人的手掌中有各種解放的方法。不過他們不會知道這些方法，倘使他們不覺得一切階級都是環境所造成，而切齒痛恨是無謂的。

【勞動券】於是歐文便回到了蘇格蘭。爲着國會會員的位置，他運動了兩次，但他卻總是失敗。一八二〇年，拉拏爾克州要他提出一個救濟失業的辦法。在他呈拉拏爾克州的報告中，他再三聲明他對於共產主義的意見。還有，他因爲受了當時金融意見的影響，所以他對於舊式的流通媒介亦曾加以攻擊，而以爲這是一切困苦原因中的一種。他說：補救之道在把人類勞動當作價值的標準，使相當數量的勞動成爲一個價值的單位，再予勞作者以證券以表明他們所已經生產的價值的單位，然後，他們用這證券可以得到同樣勞動的貨物。

在這許多問題上，他的思想異常紛亂。他以爲錢幣和價值的標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孰知金錢不過是價值標準的表示而已！還有，他又以爲金銀都是人造而沒有實在價值的。於是，在他社會經濟的理論中，就有了一種不能自圓其說的成分。這是歐文運動發展時所已經感覺到的一點。

【歐文之共產立場】一八二一年，歐文寫了他的社會制度。這書是過了幾年才出版的。在這書裏，他的立場是完全共產，而一些兒私產也沒有。他竭力攻擊那些以積蓄財富爲社會唯一之目的，和把人類當作無生機的機器的經濟學家，因爲他們對於個人主義和競爭的贊助已經把勞動階級引導到墮落的地步。他們不能解決分配問題——這是社會最大的問題。社會最大的問題乃是人類全部的快樂，但是要達到這快樂，那非建設勞動平等和分配平等的社會不成。『既然我們有了這樣充分的工具去得到財富，使一切人安居樂業，那誰也不會這樣的蠢笨去爲私產麻煩和擔憂，把財產不按平等的原則分給各人或爲個人的利益積蓄財產的。這等於把空氣或日光不按平等的原則分給各人，或把空氣和日光積蓄着一樣的有損無益。』

【他的新和諧殖民地】爲了要急於實行他思想的緣故，在一八二四年他就用三萬鎊買了印第安納和諧的刺普社會，共計地三萬畝，這社會叫做新和諧。當他在開幕那一天向殖民演說時，他說：『我到這地方來的目的是在介紹一個簇新的社會，並且要使這社會脫離無知和自私的制度而登之於開明的社會制度之上，因爲這制度是可以漸次地使一切利益集合而成爲利益，並且

又可以除掉人類中間的一切競爭的原因。』不過他奮鬥了三年，這試驗卻還是失敗。結果，歐文失掉了他一大部份的錢。這失敗的原因不一，其中有一條是因為在試驗的第二年，他們採用了一種不管努力如何，生產力如何的絕對平等報酬的原則的緣故。一八二五年，格拉斯哥附近奧本斯吞地方一個歐文的信徒所發起的同樣冒險的事也遭失敗。

【勞動交換所】 那些仿照歐文的模型而創立的殖民地，雖一個個地遭了失敗，但是這些失敗卻沒有減少歐文改造社會的熱忱。自從他回到英國之後，他又為勞動交換所制度奮鬥了。其目的在減輕十九世紀初葉英國通有的困苦狀況。所謂勞動交換所，是一切生產者可以把他們的貨品攜至交換所之處，取商品貯存的方式，收回注明勞動時間的證書或勞動券的意思。勞動者可以用這些證書，在任何時候，得到和勞動時間相等的貨品。勞動局得取佣錢以作開支。不過那些侵略式的中間人卻是可以完全沒有的了。他又主張勞動交換銀行之設置。於是他就設立了一個專以鼓吹這思想的組織，並且在格雷印路設立了他們的總機關。這學會——這樣地稱謂——的一切事業雖然不能有造於那些極苦的人，但是在相當期間牠卻是很發達的。一八三二年四月的第三

次合作會議是在這學會裏舉行的。在這會議中，政治社會主義者和非政治社會主義者（即歐文主動的合作社會主義者），第一次發生衝突。同時，學會的分會卻成立了。於是歐文便進入了狂喜的生活中，如是有一年之久。因為照他看來，在這數月中這種冒險事業的成功，以及合作運動和工會運動的飛進，正是世界暗地裏脫離錯誤和不公平的預告。

【工會聯合及合作社的計劃】當他在漫遊英國時，他得到了一種使工會和一切合作社聯合在一起，並根據共產主義的思想，得到改組而置全國於合作基礎之上的意思。所以在漫遊之後，就是在一八三三年十月根據他的請求，在倫敦召集了一個工會和合作社的會議以討論牠們統一的計劃。歐文很熱烈地在會議中演說；他說：在六個月內，一切工人都要相信合作的真理了。又說：『我只要簡單地敘述這在醞釀中的大革命的大概。這革命要像夜間的賊一樣走進到社會中來。』

歐文的計劃是很簡單的。一切工會都應當作為合作社，而以勞動交換所的方法，交換他們的貨品。而且，一個在倫敦的總會儘可超過國會而指導國家的商業。還有，這一切就是沒有暴動，沒有破壞秩序也是可以成功的。

【新社會的夢】 在這會議中，一切代表都是很和衷共濟的，所以統一思想很有進展。一八三二年十月十九日的貧民保障引起了一般人的狂歡。因為貧民保障的聲言是：現在，全國生產大組織正在醞釀期間，其高尚目的在『爲各種生產階級得到完全管理自己實業所產生的一切物品的主權。在過去歷史中，這些階級把氣力消耗在和他們的雇主或自己爭執的事上。他們從沒有爲着高尚的目的追求過。就是對於他們所追求的，他們也不能一致。普通，他們罷工的目的乃是要在工資上獲得微細的增加或是防止微細的減損。即有所成，那這些組織的最大的結果也不過使他們的會員在疾病或年老遇着真正缺乏時穩固些罷了。這許多目的和類似的目的是只配於奴隸的。牠們既沒有打中弊病的癥結，又沒有追求激烈的改造。所以他們的志趣與其說是改變制度，那還不如說是原諒制度，使牠持久的好……但是現在代表會議所追求的，卻是和以前一切小的目的迥不相同了。他們的報告所表示的是：工人階級所思想的是社會全部的改造，這改造等於把現有世界秩序完全推翻一般。還有，他們希望在社會之上而不願在社會之下，或是無所謂上亦無所謂下。』

工會機關報前鋒的編輯摩立孫說：「我們現在已經把成功的路砌成了，或是說，我們已修了一條引導到發達的鐵道……我們情形的危機是近在眉睫了。這奮鬥對於一切的人是一樣有影響的，所以凡是放棄自己職務的人真是有禍啊！現在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還是勞動占優勝呢？還是資本占優勝呢？」

【要求總罷工】會議的結果是工會的熱烈的活動。翌年終，算來已有八十萬工人加入了工會。雖然如此，但是有許多會員卻沒有採用歐文所主張的改良他們狀況的方法。有許多人爲總罷工思想所蠱惑了。比如格拉思哥的工人，在一八三三年十月五日，很熱烈地通過了一個總罷工的議案。他們在這會議中的討論正像近代工團主義者之宣言一樣：

這並不是一種背叛，卻不過是一種消極的抗議罷了。人儘可閒着無事，因爲沒有一種法律是可以強迫人違背他們的意志而工作的。他們儘可袖着手在工場的街道上行走。他們不用佩刀，不用荷鎗，也不用很多的人去傳播那騷動的行爲。倘使他們的經濟是充裕的，那他們只要一星期或一個月不工作——結果怎樣呢？我們要瞧不起票據了，公報上要充滿着破產的事了，資

本要毀滅了，國庫要空虛了，政府制度要紛亂了，這種貧窮的人反對有錢人時所用的沉靜的謀亂要立刻把捆縛社會的鐵鏈一節節地打斷了。

【反動】歐文對於這情形的變遷是極不高興的，因為照他看來，救國之道是在於勞動階級和有產階級的合作。他肯定資本家也是一種生產者，所以我們應當用友誼的精神去對付。爲求資本和勞動共同努力於改造計，他在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又創立了一個組織，這就是全國重生社，其目的在使雇主和工人於明年三月提出八小時工作時間辦法時可以攜手。但是主張和平合作的歐文派和那些說階級鬭爭是難免而主張總罷工的工團主義派終於發生衝突。於是，這些運動內部的衝突和神經過敏的雇主階級捲土重來的反對，就把工會運動暫時破壞了。這運動就消聲匿跡地失掉了牠重要的地位，如有數年之久，就是所謂總罷工和勞動權等也就成了沒有實現的夢幻。

【晚年】歐文在他生活的最後數年中，沒有像從前那樣令人注意了。雖然如此，但是他卻還是活動着，他重新出版他早期的作品。在合作運動中，他是活動的。他重新聲明他對於全國教育的

觀念，並且主張着世界所缺乏的是：不能以真實的原則爲根據，使人類生下來時就有一種良好的訓練和健全而實用的教育。此外他對於國際事業也很注意。他主張英美聯盟，以便使其他各國加入。這聯盟的責任是在停止戰爭，「在和平的工業和友愛的交換的美滿中度日。」

八十六歲那年，他在大不列顛社會科學會面前宣讀了一篇關於不用刑罰管理的人類的論文。翌年，當他正要在利物浦第二次在這社會會面前另外宣讀一篇論文時，他的身體壞了。於是，他被昇至他的本鎮牛頓。不久，便與世長逝。

【估評】歐文在生時，一切具體的成功並沒有很生動地表現着。在改良勞動狀況中，他最重要的實際試驗，就是當他爲新拉拏爾克廠長時所有的那種引起全世界注意的試驗。不過以後，他與工業世界失掉了接觸，而成了一個隔靴抓癢的改良家，因爲他所提出的不過是一些不分皂白的改良社會的意見而已。其時，他的努力卒歸失敗，他的殖民地並沒有成功。他和其他的人最後在國會中所竭力通過的勞動立法比較地還是無用。他的勞動交換所在實際方面也沒有什麼成績。他要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合作以達到每日八小時的辦法。但是這辦法和社會改造卻也得不到

什麼反應。他染了以前和以後許多社會理想家的通病，因為他相信他所憧憬的偉大的改造是立刻可以實現的。他承受了，而且又宣傳了當時流行的所謂理智是人類行動中最大之原動力的謬說。因為他沒有想到造成人類行為時遺傳之勢力。就是到他未死以前十年，在他左右，還沒有什麼有組織的信從者。因此，當詩人愛默生請問這位人類中最可愛最懇摯，最公正的人時，『誰是你的門徒？還有幾個有你這樣觀念的人？在你以後，還有誰可以實行這一切呢？』歐文還是公正地回答說：『沒有一個。』

不過他的判斷雖然間或有錯誤之處，有許多他的計劃雖然失敗了，但是那大度而可愛的棉紗廠的工匠和共產主義者對於世界的社會思想倒着實有深遠的影響呢！他彈劾現有社會秩序的耗費，不公平和失業的慘劇。他着重社會快樂而以這快樂為人類演進的目標，他肯定行為是為社會環境所影響的。他極力催促着：在財富生產和分配中，一切人都應合作，以達到共同利益的地步。這許多在未來幾世紀上留了牠們的痕跡。他這種再接再厲的努力和犧牲的生活，對於那些以後在社會主義合作社和工會運動中跟從他的人，以及那些為兒童訓練，勞動法制，監獄改良和其

他類似的事工作着的人，實在是一種偉大的感動。

